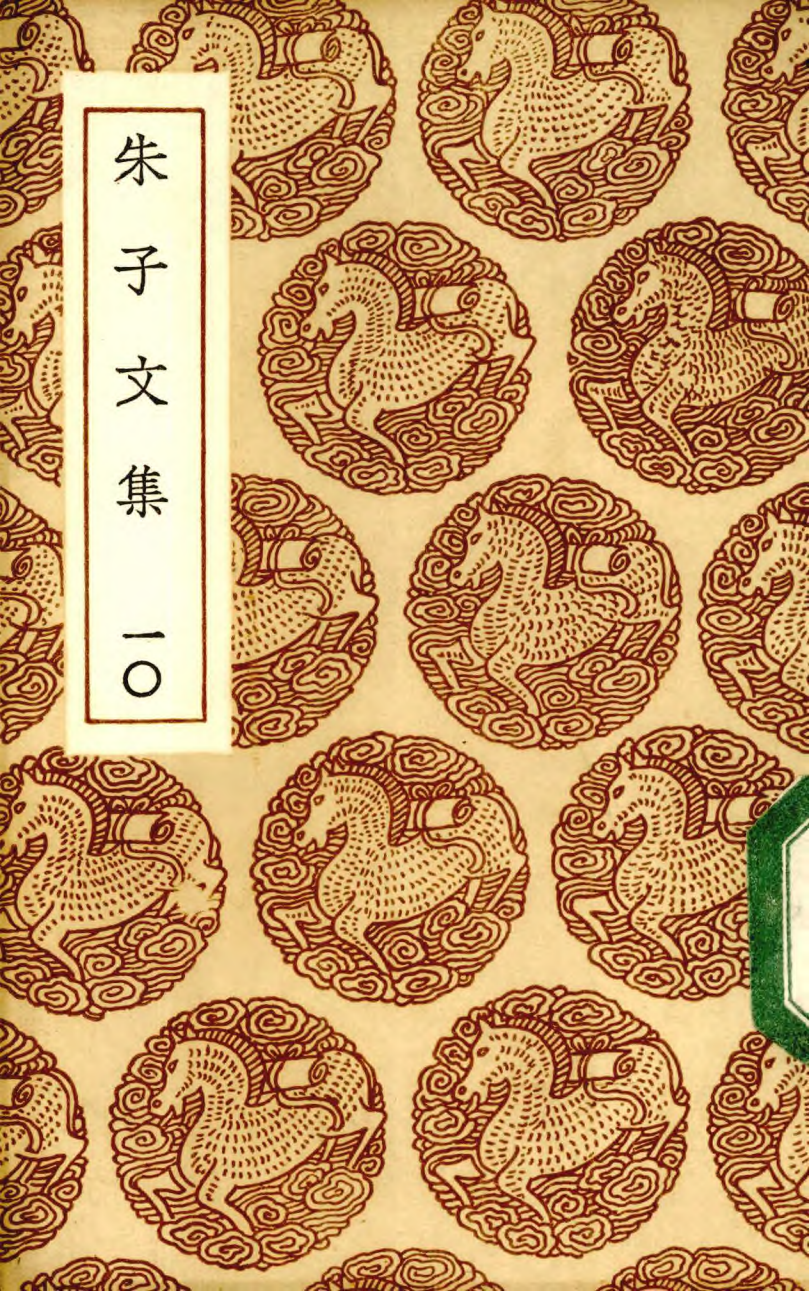


朱子文集
一〇





叢書集成

初編

王 雲 五
主 編 者

商務印書館發行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朱子文集
十冊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撰者 朱 熹

發行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及各埠

平

六八一二上

（本書校對者 沈抱秋
謝雨東 孫平治 王文治
王 樸 王 崑 武 黃 堅）

朱子文集卷之十七

墓誌銘

迪功郎致仕董公墓誌銘

君諱琦字順之。饒州德興人。董爲德興著姓。世有登儒科者。君之曾大父。左朝奉郎。太醫令。大父林。右從政郎。處州縉雲縣令。比兩世皆以才稱。父陸。始不仕。而亦以氣節聞。君生有英氣。務爲倜儻可喜。事不肯踐繩約。縉雲君愛其過名之曰執柔。而字以順之。曰以是爲爾章絃之戒。君佩服惟謹。及更今名。而猶以舊字行。示不敢忘也。年二十五。始從鄉先生韓溪程公。受春秋學。程公命設几案。日與對誦春秋。左氏及近世胡氏傳。時時爲說大義。稍以禮法開之。君自是寢若有省。痛自刻厲。雖益以風義自許。而不復事少年豪習矣。義役法行。首出田粟倡之事。以時定。里人賴之。嘗卜壽藏。既得吉。而所知有貧不克葬者。舉以畀之。無吝色。少嘗從程君。偶及其弟舟學。二君沒久。遇其子若孫。恩意不少衰。其好義多此類。晚得諸公家祭禮。讀之曰。是固可勉。自是歲時祀饗。齋潔灌薦。跪起如法。比老不倦。既絕意進取。漸屏家務。卽所居旁雜藝花木蔬果。以自娛。客至開尊命酌。劇談終日。閒及世事。而處其是非成敗。則雖老於朝市者。不逮也。淳熙十二年。天子奉觴德壽宮。推恩耆老。以子銖故。授迪功郎致仕。紹熙三年八月庚寅。以疾終。年

七十有六。蓋君爲人精悍。議論貴決白。不爲模稜含胡態。有所喜怒。若茹物不下。必吐出迺已。然已過則夷然。未嘗宿怨。人或待以橫逆。往往更結以恩意。使自愧悔。以是士之賢者愛之。其不肖者傾事之。及其卒也。皆傷之。少嘗讀馬援傳。慨然慕之。旣涉世不偶。又頗聞先生長者餘論。乃更折節爲儒生。自力於善識之者。謂其視疇昔猶兩人也。嗟夫。天下平治。士無功名才否。一區之死無聲。昔人嘗恨之。如君者。使少有所遇合。以其才韻頹一世。可量哉。娶周氏李氏。皆前卒。子男四人。鎬。銖。錫。鏗。女三人。嫁余梓。程徹。王中。皆周出也。而鎬。鏗。及程氏女。亦前卒。孫男三人。女二人。明年銖將葬君湖山之原。以周氏附。且屬新吉州錄事參軍程洵允夫。狀君行如此。來請銘。予不及識君。而韓溪先生者。先君子之內弟。允夫卽其子也。銖又來學。故聞君之行事爲詳。其可辭。始君自恨知學晚。教子甚力。故諸子多材。而鎬。銖皆舉進士。銖尤好學自立。庶能成君志者。銘曰。

知南康軍石君墓誌銘

吾友石君子重諱某。其先世爲會稽新昌右族。曾大父諱某。不仕。大父諱某。避庚子之亂。始居台州臨海縣。後以遺逸召。授右迪功郎。以沒。父諱某。贈朝奉郎。母安人朱氏。太宜人陳氏。君幼端慤。警悟不羣。年十二。卽自知刻意爲學。晝夜不怠。年十八。擢進士第。丁外艱。服除。授左迪功郎。郴州桂陽縣主簿。會故參知政事李安簡公謫居郡下。性嚴重。不輕許可。一見君。深器重之。授館其家。日與論說。前言往行。勵以致遠。

之業。常語人曰。吾閩人多矣。未有石君比者。秩滿。循從事郎。調泉州同安縣丞。天旱民饑。縣白府請得蠲歲租如故事。太守怒。檄君杖主吏。君移書太守曰。杖一吏細事耳。然其所繫則大民。今皇皇無以爲命。縱不能救。忍復箝其口乎。太守怒未已。遣幕府按驗。至則希守意。以爲不當蠲。君爭益力。部使者聞之。因以其事諉君。君旣行視歸。卽揭榜諭民。蠲之什九。然後言府。且亟召鄉吏閉廨中。使鄉爲一榜。戶列所蠲與其當輸之數。旣成。立授里胥。使走揭於其所。於是上官不得變其說。鄉吏無所逞其姦。邑人便之。改宣教郎。知常州武進縣事。民訟有數年不決者。君一訊立辨。雖姦民健猾者。亦皆驚服愧謝而去。他邑滯訟多請屬君以決。郡守欲爲寓客治第。而屬役於縣。具費且數十萬。君不可。曰。吾爲天子牧民。豈爲若人治第者耶。且浚吾民之膏血以媚人。吾不忍也。守怒。欲中以法。掇拾亡所得。會君有親嫌。法當兩易。君不願求。罷徑歸。民數千人詣郡請留。君不可。則相與伺守出。遮道號訴。至有褫其襜帷者。守不能禁。君因更調南劍州尤溪縣。待次家食三年。雖貧不戚也。至官吏以財匱請借民租。君不答。但日治稅籍。凡民逃絕。而田入見戶者。與鬻產而不能更其籍者。皆正之。又謹視其出內之際。要爲簡易。以便民。而吏不得以容其姦。關市之征。亦損其數。於是官無苛擾。農商得職。租入以時。力役有序。至有爭先爲里正者。縣故窮僻。學校久廢。士寡見聞。不知所以爲學。君至卽命其友古田林用中來掌教事。而選邑子願學者。充弟子員。始教之日。親率佐史宿賓客往臨之。因爲陳說聖賢教學。凡以爲修己治人之資。而非如今之所謂者。聞者皆動心焉。自是五日一往。伐鼓升堂。問諸生進業次第。相與反復。以求義理。至當之歸。員外諸生數十。或異

邦之人皆裹糧來就學。君視故學宮爲不稱，乃廣其規模，新其棟宇，市書萬卷，買田數百畝以充入之。旣成，爲考古制，舉鄉飲酒禮以落之。於是士始知學，而民俗亦變。君又撫其舊俗之不美者數事，爲文以訓飭之。民皆傳寫誦習焉。遠鄉有據險自豪，不輸租賦數十年，日與比聯爲讐敵者，君爲榜以諭之，卽斂手聽命。輸賦解讐，復與齊民齒。民王某者有刑罪，具獄上府吏，以邀求不厭，欲致之死。君爭之不聽，則請自對獄，與吏辯代民死。民乃得免。歲大疫，多治藥劑，分遣醫者散之村落，自爲詩以勸之，賴以活者甚衆。及代去，民或畫像祠之。監察御史陳公舉善，聞其賢，薦之朝。而君自從吏部，選授福建路安撫司幹辦公事。以去，會丞相史公再入薦，一時名士數人，君復與焉。有旨召對，君辭不獲，乃入見。首陳人君之道，與天同方，天心至公，故人君之心，不可以有一毫之私。因歷引時事以質之，言甚剴切，上皆然之。差監登聞檢院，未幾除將作監主簿，尋改太常，居頃之，有所不樂，因謁告歸省，請得奉祠終養。除知南康軍事，將行而遭內艱，未終制，有詔舉材堪刺舉者，吏部尙書鄭公丙以君對。然君已不及聞矣。其卒以淳熙九年六月乙丑，享年五十有五。積官至朝散郎，君爲人外和內剛，平居恂恂如不能言者，而遇事立斷，毅然有不可犯之色。事繼母承順不違，兄弟之閒，怡怡如也。族黨有貧不能自活者，買田捐金以振業之，教其子與己子等。嫁孤女多得所，歸道遇棄子，募人母之，月有給焉。其爲政一主於愛民，而憂國之心又甚切。於賢材之用，舍政令之得失，一有所聞，憂喜之誠，形於言色。至或衆日不解，然自處甚約，自律甚嚴。在州縣未嘗屈意上官，在朝廷未嘗造請當路，繇疏賤，一旦見天子，盡言竭忠，未嘗少爲迂回避就之計。其爲學，自聘君

朝奉時已傳其業。後更從舅氏太子詹事陳公良翰受書焉。聞人之善必手記而心慕之。其人可見。雖少賤僻遠不憚。其與予游相好尤篤也。晚名其燕居之室曰克齋。讀書其閒沒身不懈。後生執業就正者皆賴君知所鄉。而君未嘗少自足也。此其志豈可量哉。予前年守南康。朝廷以君與予善。除以爲代。予亦日夜望君至。冀得用疲毗。學子爲寄。而君不果來。當年奉使浙東。聞新剋饑民。轉入台境甚衆。亟以屬君。君卽慨然以爲己任。其得免於饑凍捐瘠而歸者蓋數百人。然其後予以事至台。則已不及見君。而哭其殯矣。嗚呼。悲夫。君之配朱氏、劉氏、李氏皆贈安人。姜氏封安人。子男四人。繼微、繼諭、繼善、繼周。女五人。長適范籍。次許嫁商月卿。餘尙幼。君爲文明白徑切。似其爲人。然非有故未嘗作。今有文集十卷藏於家。所集周易、大學、中庸解。又數十卷傳學者。繼微等將以十二月庚申葬君龍谷山雲溪先塋之側。使來請銘。時予已病歸臥故山。念不得往而祖君之行也。乃敘其事而銘之。其詞曰：

予悲斯人之病而莫與瘳也。悼斯學之孤而莫與儔也。又哀君之有志而久不醜也。時若可俟而君不留也。龍谷之城。雲溪之宅。詔彼茫茫。不在斯刻。

司農寺丞翁君墓碣銘

紹興中宰相秦檜專柄用事。諸有故怨及不附己者皆誣以罪竄嶺海。故相趙忠簡公用此死朱崖。天子哀之。還其柩。將葬衢州常山縣。郡將章傑紹聖丞相惇諸孫雅怨趙公。當國時奉詔治惇罪。又希檜旨。陽以善意。檄常山尉翁君蒙之護其喪。一日下書翁君曰：趙氏私爲酒以飲役夫。亟捕寘之法。而陰使人諭

意使並搜取趙公平日知舊往來書疏。欲以敗趙氏。快私憾。且媚檜取美官。翁君不可。則啗以利。又不可。則脅以威。往反再三。翁君度傑意壯。不但己或更屬他吏。則事有不可爲者。卽密告趙氏。夜取諸文書悉燒之。無片紙在。翌旦乃往爲搜捕者。而以無所得告。傑怒。又廉知翁君女弟。適故禮部侍郎胡公寅。實當時草詔罪狀悼者。益怒。乃誣翁君他罪。劾之。會胡公弟寧爲尙書郎。具以其事白檜。檜亦悟爲傑所賣。下其事安撫使問狀。徙翁君官旁郡。趙氏亦竟得無他。而傑遂廢不復用。當是時。天下莫不高翁君之誼。慕翁君之名。而想見其爲人者。今天子卽位。近臣乃以其事聞。上亟召見。嘉歎其節。改秩再除中都官。皆以省員補外。晚乃歸爲司農寺丞。未幾而卒。聞者莫不哀之。君字子功。世家建寧府崇安縣之白水村。大父彥深。宣和中爲祕書少監。梁師成欲一見之。不可得。遂久不徙官。其後歷國子祭酒。太常少卿。以集英殿修撰歸老於家。父揆。文林郎。密州司士曹事。亦以文行知名。蚤卒。君以集英任。補登仕郎。調右迪功郎。尉常山。移婺之蘭溪。更調明州司理參軍。以母喪不赴。主管吏部架閣文字。又以少母喪去官。改□□郎。監登聞鼓院。出爲江南東路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當塗澆疫。君以檄案行。拯療極力。全活甚衆。除軍器監丞。又主江西安撫機宜文字。復值歲凶。君佐其府。咨訪處畫。用力尤多。使龔公茂良與諸使者。合言於朝。乃召丞大農。卒時年五十有二。淳熙元年二月十三日也。君自幼卓犖不羣。曹偶敬憚。而孝謹順悌。事集英及母兄無閒言。兄沒撫其孤甚厚。嫁其女先己女。集英引年。恩當及君子。君推以予。從祖弟履之家。居不間有無。仕官不計升黜。至於周人之急。則亦不復知有難易多寡之擇。卽有不逮。雖奔走乞貸。勞辱不

憚也。歷陽張晉彥。以子孝祥。被親擢。冠多士。故忤相檜意。逮繫廷尉。親舊畏禍及己。莫與通。求所以爲橐。餽費者。無所得。君聞之。獨慨然謁其兄。罄家貲得白金百兩遺之。會檜死。事乃解。後張氏父子俱官達。以此德君。終其身不能忘。君與之游。亦每規正其失。無所避。人兩賢之。在江西時。同僚劉氏子琦。奔父喪。病疫甚殆。人莫敢視。君獨輿致其家。蚤莫躬治粥藥。琦得不死。他所爲類此。人所難者甚衆。不勝紀。平居食客滿堂。莫非有求於君者。而君不之厭也。娶李氏。紹興史官彌正之女。先卒無子。以從祖兄誠之之子。構年爲後。一女適修職郎王仲。君家自集英時。有別業金陵。君卽居之。旣卒。遂葬江寧縣西北村。祔以李氏。後數年。君之甥。豫章通守胡君大原。狀君行事以來曰。舅氏志未克伸。而不幸至此。其高節剛行。有不可。以弗識者。子盍識諸。吾且刻其墓上。予婦家與君有連姻。得蚤從君游。相期甚厚。讀其書爲出涕。不忍辭也。乃書其事而銘之。銘曰。

仁全故家。知折姦謀。勇蹈大難。資育其儔。偉哉若人。躬此達德。俛哉終身。靡有回邁。無曰斯丘。四尺之崇。忘私起儒。千載高風。

國錄魏公墓誌銘

元履姓魏氏。舊名挺之。後更名揆之。則字子實。然其以元履聞也久。故稱者莫能易也。家建寧府建陽縣之招賢里。以儒學顯。其胄出遷徙之所繇。則故侍郎胡公寅。已識於元履。先君子之墓矣。元履幼有大志。少長游郡庠。事籍溪先生胡公憲。先生奇之。已而徧從鄉之儒先長者游。閒適四方。又盡交其先達名士。

於是聞見日廣。而聲稱日益大。嘗客衛守章傑家。會故相趙忠簡公薨海上。歸葬常山。傑雅怨趙公。又希秦檜意。逮繫其家人。劾治甚急。人畏其兇虐。無敢議者。元履獨慨然以書囑讓傑。長揖徑歸。傑亦不能害也。兩以鄉舉試禮部。皆不第。閩帥汪公應辰。建守陳公正同。知其賢。相與論薦於朝。時相尼之。又不得召。後數歲。詔舉遺逸。部刺史芮公燁。遂帥其寮。與帥守六人者。共以元履行誼爲言。於是詔特徵之。元履辭謝不獲。則以布衣入見。極陳當世之務。大要勸上以修德業。正人心。養士氣。爲恢復之本。上獎歎開納。勞間移時。明日遂有詔。賜同進士出身。授左迪功郎。守太學錄。乾道四年十有二月也。異時學官不與諸生接。亦漫不省學事。徒養望自高而已。元履既就職。則日進諸生而教誨之。且視其居有壞者。或幾壓焉。則請於朝。得緡錢四十萬以葺之。釋奠孔子祠。職當分獻先賢之從祀者。則先事白宰相。王安石父子以邪說惑主聽。溺人心。馴致禍亂。不應祀典。而河南程氏兄弟。倡明絕學。以幸來今。其功爲大。請言於上。廢安石父子勿祀。而追爵程氏兄弟。使從食。不聽。他日又言太學之教。宜以德行經術爲先。其次尤當使之通習世務。以備官使。今壹以空言浮說取人。非是。又不聽。至他政事。有係安危治亂之機。而宰相不能正。臺諫侍從不敢言者。亦無不抗疏盡言。以諫至三四。上不納。則移病杜門。以書質責宰相。語尤切。宰相雅知元履。招徠之。至是始不能平。而元履前已數求去矣。遂以迎親予告使歸。行數日。罷爲台州州學教授。元履自少則有志於當世。晚而遇主。謂可以行其學。然其仕不能半歲。而不合以歸。閒獨喟然歎曰。上恩深厚如此。而吾學不至。無以感悟報塞。吾罪大矣。先是嘗榜其書之室曰良齋。至是日處其閒。方將條理舊

學以益求其所未至。從游之士。稍有自遠來者。而不幸病不起矣。病革時。顧念君親。處理家事。無一言之繆。其母視之。不巾不見也。戒其子母。以僧巫俗禮。浼我。且以書召其友新安朱熹至。則盡以終事爲寄。而訣卒之日。實九年閏月壬戌。其年五十有八矣。娶同郡劉氏。徵士勉之之兄女。先十九年卒。繼室虞氏。子男二人。李伯國。學進士。孝朋。尙幼。所爲文章。若論議訓說。合數十卷。藏於家。元履於學。無不講。而尤長於前代治亂廢興存亡之說。以至本朝故事之實。皆領略通貫。識其大者。平居論說。聽者悚然。居家謹喪祭重禮法。恤艱舊。雖貧不懈。從父有落南者。千里迎養。死葬如禮。而字其孤。尤有恩。歲饑爲粥。以食餓者。而力請移粟於官。邑里賴焉。又嘗請督鄉人之不葬其親者。富予期。貧予費。而掩其無主後者。以千數。爲文以戒生子而不舉者。所全活者亦甚衆。與人交。尤盡情。嘉其善而救其失。如恐不及。後進以禮來者。苟有一長。必汲汲推挽成就之。其處心制行類如此。故嘗有病其爲人太過者。元履笑曰。不猶愈於橫目自營者耶。至或訾其近名。則盛然曰。使夫人而皆避此嫌。則爲善之路絕矣。此其學道愛人之本意也。嗚呼。使其老壽通達。舉而施之。則其所以及人者。爲如何哉。孝伯將以七月己未。奉其柩葬所居之南不十里。所謂長坂者。元履平生時所樂處也。予往莅其卜。孝伯泣拜。奉嚴君士敦之狀。以銘文爲請。予惟元履垂絕之言。若有及此者。顧雖不能不忍負也。則應曰諾。退視其狀。不誣。因掇其大者。序而銘之。銘曰。謂天嗇之。則曷其材且志也。曰其德之。則又不年以位也。竟使抱其餘。以沒於地也。我銘以哀之。又以掩其隊也。

陳師德墓誌銘

自周衰官失而民無常產士不知學或者務爲剽掠纂組之工以希名射利蓋本出於俯仰寒餓之迫有不獲已者而其後或更以爲能焉俗弊風訛迭相夸尙於是公卿子弟之才者往往亦慕而爲之無所於迫而徒取銜鬻之差顧反薄君恩輕世祿捐本學以從事於場屋無用之文舉世競馳恬不覺悟而聖賢修己治人之方國家禮義廉恥之教益泯泯矣嗚呼斯其爲弊也久矣不有卓然高志遠識之士其孰能有以反之哉如吾師德者蓋庶幾焉而不及就其志而疾病以死其亦可哀也已師德莆田人姓陳氏名定丞相信安公之第三子也母曰福國夫人聶氏師德生秀異自孩幼已有成人之度年十二三則已知古人爲己之學而不屑爲舉子之文矣一日以公命因子友括蒼吳君耕老以書來道其志而請業焉予三復其辭而嘉之然亦意其必已淫思力索於空幻恍惚之場也則報之曰聖賢之學雖不可以淺意量然學之者必自其近而易者始師德於是始欲因子言而反求之旣疲於宿昔思慮之苦而感疾殆矣其後屢欲求見且將徧求世之有道君子而師友之竟以病不果行且死猶語其友方來耕道使言於子以不及相見爲深恨明年其仲兄守師中見子於建陽遂以耕道所狀行實一通屬子銘其窆予不忍辭也狀言師德性至孝事信安公及母夫人曲盡愛敬劑和烹飪必躬必親左右周旋不違義理而未嘗失顏色於兄弟尤友愛以公奏授右承奉郎妻同郡林氏朝請郎一鳴之女年二十有五以淳熙甲午七月己亥卒於其疾之革也公夫人往視之謂曰死生有命汝所知也師德拱手對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

履薄冰。又顧其兄。屬以問學修身之意。越夕而逝。公夫人哭之哀。以其伯兄之子。福孫後之。而葬之石泉。祖塋之側。嗚呼。有如師德之志。而其行事可得而書者。止於如此。是不亦可哀也哉。然其所立。視世俗之學。昧利辱身。得已而巳者。則既絕矣。夫豈不足以頌慰公夫人之念。與其兄弟朋友之思哉。予是以銘曰。

士孰不學。其方則殊。毫忽之差。有瞶其徒。卓哉若人。惟義之學。刻意劬躬。蹈履前覺。天不眷之。以駿其奔。淵冰免矣。志氣則存。石泉之瀕。於祔於宅。孰全其歸。視此幽刻。

邵武縣丞謝君墓碣銘

臨川有隱君子曰溪堂先生謝君。名逸。字無逸。與其弟竹友先生。名邁。字幼槃。俱學詩於黃太史氏。而以清介廉節。有聞於時。然皆不遇以死。是以獨以其詩行於四方。而其行業之懿。則非其邑子。有不得而詳焉。是可歎已。竹友之子曰敏行。字長訥。自號中隱居士。娶季氏。生子曰源。字資深。始以進士得官。爲文林郎。邵武軍邵武縣丞。且以慶恩。得封其母。爲太安人。蓋將有以大其門者。而不幸以卒。識者莫不傷之。資深自幼日誦數千言。少長受經屬文。有聲庠塾間。士大夫之賢者。來臨川。聞其名。莫不延致。而賓禮之。再試禮部中第。宰相以兩先生故。不使從吏部選。言於上。以爲建昌軍學教授。居官靜重。有守。然事有當爲。亦不憚改革也。嘗祠其鄉之賢者五人於學。以勸諸生。而故劉侍郎季高爲之記。秩滿。諸生相率狀其行治。扣漕臺請留之。使者知其賢。顧法不可。因相與薦之。得稍遷秩。復教授江州州學。未行。遭父喪。終制。調

隆興府南昌縣丞會李侍郎仁甫將漕江西搜輯舊聞以修一路圖經於官屬中獨以資深爲可與於此者又與諸使者共薦之嘗行邑事歲餘屬帥守以聚斂爲急諸邑奉承惟謹而資深獨無所屈常歎曰迫貧民以奉上官吾弗忍爲也帥守以是於資深獨不悅而邑人深德之既去父兄弟相與送之數里不絕帥守愧歎亟以薦書追而與之詣曹校考當改京秩會舉將有故不果遂來邵武當路者多知其賢而常平使者宋君若水尤敬重之又率同列交薦章下而資深已病不起矣時年五十有八淳熙辛丑九月己丑也資深天資渾厚人少見其喜怒未第時數學以奉甘旨教撫弟妹而婚嫁之鄉黨稱其孝友家世清貧獨有園廬數畝中隱君既以其號榜之至資深雖從官然於生產亦不能有所增益獨葺此園築室其閒雜蒔花木蔬果桑竹暇日挾冊吟哦其閒雖飯蔬飲水不自知其有不足也其詩秀潤和雅有二祖風致存者百餘篇號空齋詩藁云資深娶同郡黃氏生三男五女男曰樞曰機曰椿女所適曰嚴享甫曰饒祁餘未有行也資深在邵武時嘗以檄書便道過我予雅聞資深名一見卽知其長者既去游武夷山水閒得予所結廬處復留詩見屬予以是又知其句律之妙可追前輩無慙也顧未及酬而聞其訃又以病不能往弔今樞等旣葬資深中隱君墓之側而以書奉資深親友吳君炳若之狀來請銘時予方病欲謝不能又念資深前日賦詩相屬之意不可以終莫之償也乃爲之銘銘曰

惟君家世隱淪載其德諸後人君承之勢欲振塗未半隕厥身藏於斯從隱君陵爲谷訂此文

從事郎監潭州南嶽廟劉君墓誌銘

淳熙十二年夏六月二十三日。從事郎監潭州南嶽廟建安劉君平甫卒於家。予往哭之再三。其兄子學雅與諸孤學古等。遂以墓銘爲請。予初嘗受學於平甫先君子之門。因得與平甫相長大。其後平甫諸兄游宦四方。平甫多家居不從。以故予於平甫。又獨得久相與。於今四十有餘年矣。然予長平甫八九歲。又以勞悴早衰。而平甫優游強健。雖少年有不及。豈意今乃反哭平甫。而遂銘其藏哉。顧與平甫游最久而知之深莫如予者。不忍辭也。平甫名珩。建之崇安縣人。屏山先生諱子疊之子。而贈太師文安忠顯公之孫也。忠顯公以忠義死國。著名靖康建炎之間。國史有傳。生三子。長曰寶文。閩直學士。贈少傅諱子羽。而屏山先生其季也。少嘗一仕。爲蒲陽郡丞。秩滿。卽稱疾奉祠。以歸。樂道著書。十有七年而卒。其書皆傳世。以平甫少傅公幼子爲之後。補官餘三十年。亦未嘗一日仕州縣。雖其邂逅不遭。事有適相似者。抑其家法之傳。亦有自也。蓋平甫自始仕。卽爲南嶽祠官。嘗調諸路提點坑冶鑄錢司幹辦公事。福建路安撫司。準備差遣。皆未及赴。而以省員罷。最後從兄忠肅公。強使出爲注官。得邵武軍司戶參軍。則平甫山林之趣已成。不能俛首從吏役矣。亦會忠肅公薨。平甫遂決長往之計。力請諸公。復得爲祠官。超然自放。以歿其身。蓋其年少時氣甚豪。自再直廢省。卽自知其不偶。而先廬屏山之下。前帶潭溪。館宇靚深。竹樹蒙密。顧而樂之。不忍去也。因以暇日。廣其觀游。種木疏泉。上下澗谷。竟日不厭。自以爲退隱於家。兼農圃漁樵之役。而隨緣閱世。復善脩身。又庶幾古人日損日益之意。則自名其室曰七者之寮。而刻文壁閒。以志其目中葬其妻武夷東南十里許。卽豫卜壽藏其旁。因山田闢臺館。以達於溪上。良辰勝日。往來兩山之閒。

絃琴觴酒。屬客賦詩。其樂雖與人同。而其習聞先君子之遺風餘韻。與夫當世之儒先長者之雅致。泯然有以會於其心。而適於其身。至於不知爵祿之可懷。勢利之可悅。則人有所不能及也。天資孝友。事世母慶國夫人。及忠肅公甚謹。服其喪皆過禮。嗣主家政。聚族衆多。而法度修整。恩意均洽。少有逸才。而不肯事舉子業。賦詩甚敏。而工。然亦未嘗深留意也。爲人簡易跌宕。衣冠食飲。取具無所擇。而蒐輯先世遺文。軼事。纖悉無遺。聚書教子。校讎課督。皆有程品。爲州縣董社倉。斂散。爲帥司賑貧民。舉子者。詢究利病。鉤校簿書。其夙夜之勤。居官者有不及。鄉人德之。而論者於是。乃知平甫。非漠然無意於世者。於其死也。莫不哀之。以爲使得試用。所立當何如也。平甫娶同郡范氏。直祕閣如圭之女。無子。而撫愛諸子如己出。事慶國夫人。孝愛尤篤。苟可以已其疾。雖體膚無所愛也。先平甫十六年卒。平甫有六男七女。學古迪功郎。泉州同安縣主簿。學博將仕郎。學圃尙幼。而學正。學箕。學稼。皆出爲諸兄後。其次女亦嫁。而天云。平甫卒時年四十八。葬以是歲十二月十二日。墓在范夫人塋東十有八步。其銘曰。

嗚呼平甫。寧其材之不信。而不忍其志之詘也。寧其躬之不燕。而不忘其鄉之卹也。幔亭之南。其川齋淪。岡巒萃也。生樂其游。死銘其丘。彌百世而不歿也。

江君清卿墓誌銘

淳熙十有四年春二月庚午。鶴山江君清卿卒。冬十有一月庚申。葬於其里少東夏嶺之原。前期。其弟嗣以書致今臨江通守賈侯。應之狀來請銘。予幸蚤得從清卿游。然家居相距百餘里。不得旦暮相與切磋。

琢磨以究其學也。然每一相見，則心愈益敬愛之。及聞其死，以病未克赴弔，至是乃輿疾而往哭之。入其門，望其几筵像設，見其子甚幼，纍然服喪，撫其匱於西廂，不自知其慟也。歸乃發賈侯之狀，又附以予所知者，而具論之。君諱明清，卿其字也。世家建陽縣北樂里。曾大父諱測，以學行教鄉黨，仕止將作監主簿。而贈官至太中大夫。大父諱立，左朝奉郎，以吏治循良，受知於司馬文正公。父諱琦，左宣教郎，永州學教授。覃思春秋之學，龜山先生楊公見其書而稱之。尤以文學行義知名當世。娶同縣虞氏，而生清卿焉。清卿生有異稟，書過目輒成誦，作文操筆立成，皆有思致。見者驚歎，以爲江氏有子矣。以童子見張魏公，卽開口論天下事，儼然如成人。公亦奇之。年十七，遭外憂，執喪如禮。旣冠，益從諸長老游，讀書問學，探討不倦，而不肯輕爲論說，持守踐行，造次必以規矩，而不務過爲崖異，斬絕之行。其接物薰然以和，然亦未嘗苟然有所阿徇。鄉人無不悅而親之。然其恬曠虛遠之懷，安靖篤實之操，誠於中而形於外者，人亦望而敬之。不敢有以加也。始教授公無恙時，嘗欲盡以先世遺業奉其兄，未及而卒。清卿卒成其志。自處雖約，不以爲慮。母夫人有賢行，自寡居卽布衣疏食以終身。及春秋高，遂抱羸疾。清卿左右奉養無違。旣沒，葬祭如法。父同產有適人而老且貧者，迎養周給，以立其家。始終不懈。鄉人有死於遠官者，爲之糾合親故，還其喪而窆之。有以昆弟訟其先人之遺澤，而累歲不決者，諭以恩義之重，一言而解。蓋其志行之所以信於人者，非一日也。嘗以進士試禮部，不合而歸，遂無復有進取之念，而獨於脩身進德，益孳孳焉。不以歲年之晚，疾病之侵，而少有自安之意也。始亦嘗有意爲浮圖學，至是乃喟然曰：徒亂人耳。卒時年六

十有二篋無完衣以斂。而一子宗老才七歲。鄉人無問親疏賢否。哭之皆出涕。退而相與咨嗟悼歎者。無異詞也。妻吳氏先卒。二女適翁益。李懷祖其遺文十餘卷。藏於家。嗚呼。君家比三世。以儒學起家。從官而皆不大顯。至君而學益明。行益脩。人曰。是必且爲世用。而有以大其門矣。而又不位不年。以沒於地。於是人莫不以是疑於造物之理。而爲君惜之。予獨有以知君之志。其所以爲欣戚者。有不在是也。然則文卿之託銘於予也。豈不有以也哉。銘曰。

不同乎今人者。君之樂。不及乎古人者。君之憂。蓋其所樂者。人以爲戚。而其所憂者。我以爲休。銘焉不慙。子孫是收。

朝請大夫李公墓碣銘

右朝請大夫李公諱縝。字伯玉。濟州巨野人。故駕部郎中贈太子少傅諱景山之曾孫。朝請大夫贈少師諱璩之孫。而參知政事贈太師諱邴之嗣子也。公之家。自少傅之第四子樂靜先生諱昭玘者。學於高郵孫公覺。眉山蘇公軾之門。文甚高。而廉靜樂道。不求人知。仕元祐及建中靖國中。爲起居舍人。至太師公。遂以文字行中朝。有重名於政宣之間。及參建炎大政。又以忠節爲詔所褒。退而老於江湖之上。餘二十年。當世益高仰之。公生有奇質。警悟絕人。年十二三時。賦盆池詩。有疑於月相吞之句。故相何夬一見。嗟賞。旣長。益自植立。務記覽爲詞章。其言與雅覲深。有非一時文士所及者。而深自閉匿。惟恐人之或知也。性至孝。事太師公及母和國夫人。油油翼翼。無故未嘗輒去左右。雖近出數里。必取期以還。少以父任補。

承務郎。監南嶽廟。差充福建路轉運司幹辦公事。再除轉運司主管文字。公以去親遠。不欲行。太師公強遣之。至官。竟不一歲。兩易。主管敦宗院。以歸。未幾。丁內外艱。服除。連勾宗官舊秩。及爲崇道祠官。退處於家。不復有仕進意。蓋方是時。秦丞相檜當國。猜暴叵測。故家大族。一罹飛語。無不糜碎。公雖棲遲冗散。猶懼不得脫。於是益務潛晦。息絕交游。雖親戚少見其面。如是累年。人亦莫測其意也。買園居第之東。結廬種樹。翛然其閒。自號萬如居士。而爲之傳。其詞曰。居士少知讀書。通訓詁。不能洽浹。如當世儒者。然亦無所不讀。其於授受。必以義。接物必以誠。逕情直行。不屑毀譽。雖仕宦連蹇不遂。視一時儕輩。官尊祿厚。而不肯一動其心。爲敦宗凡三十年。官不易而家益貧。常誦其先訓曰。與其有求於人。曷若無欲於己。與其使人可賤。不若以賤自安。以是當官及家居。未嘗求人知。而人之知之者。常出於意外。少慕阮思曠。尙子平之爲人。旣孤。買宅東隙地。僅五畝。爲屋數楹。植花數十本。竹百箇。而置常所閱書數十卷。朝夕徜徉於其閒。雖金石絲竹之音。姬嬈環珥之飾。車馬旌旗之列。五鼎方丈之食。不以易其樂。性懶甚。不喜爲文。酒酣興發。時爲詩以舒懷。至其任意。擊節慷慨。自以爲未後於古人。性謹密。而胸次蕭然。無所適莫。顧不喜與俗子語。稠人廣坐。或終日不交一談。而藜杖幅巾。率然乘輿訪高人勝士。於閒暇時。談世外法。至或忘歸。閒問祖師西來意。旨僅識其趣。不能悟解也。其胸懷本趣。蓋如此。然知公者。猶以爲文不足。而實有餘也。秦丞相死。衆賢稍稍登用。丞相陳魯公雅知公。推挽甚力。而不能致。乃白以爲通判福州事。而公已病矣。連帥汪公應辰。亦知公賢。禮敬之。且不欲煩以事。公曰。食焉而怠其事。豈吾心哉。力請得復奉祠以歸。

居二年而卒。時年五十有六。隆興二年十二月某日也。公娶趙氏。實文閣待制思誠之女。再娶馬氏。中大夫安仁之女。皆封宜人。子男二人。諫承務郎。爽。慧秀發。年甫十三。而讀書作文。有兼人之功。公奇愛之。不幸蚤卒。公哭之哀。久而不能平也。訥。今爲從事郎。福州長樂縣主簿。女四人。其壻右通直郎徐樞。文林郎劉琬。進士周庭實。承信郎陳時可。孫男一人。啓宗。將仕郎。始公葬太師公泉州南安縣石鼓山。而指其北百餘步曰。此吾之所歸也。卒之明年三月某日。訥奉公柩藏焉。又集公所爲文十卷。梅百詠一編。藏於家。熹之先君子太史公。嘗獲從太師公游。而辱知焉。及熹試吏泉之屬邑。又得拜公函丈。每白事府下。退輒詣公。公必爲置酒。留連竟日。論說古今。商略文字。皆極其趣。下至吏道物情。利病纖悉。亦無不盡。至於有所難言。則其悼歎憫惻之情。未嘗不鬱然見於眉睫之間。熹以是知公非真無意於世者。意公猶且進而。有爲也。後三十年。再至溫陵。而拜公墓。則其木拱矣。俯仰今昔。爲之流涕。蓋不惟荒烟野草之悲。亦以重歎公之終不遇也。於是訥狀公行。來請銘。熹不得辭。乃爲銘曰。

右史之德。冲靖淵默。太師之文。洗爲忠勳。公承厥家。克篤其慶。惟德與文。旣積而盛。胡不逢遇。達於事功。浩其永歸。闕此幽宮。萬如之篇。公實自贊。銘以昭之。不遐有歎。

劉十九府君墓誌銘

熹年十四五時。以先君遺命。學於故聘士對君先生。時幼且愚。未足以識其大者遠者。特觀於容貌詞氣之間。知其偉然非今世之士也。旣又獲見於先生之兄。十九丈府君者。詞色俯仰。蓋與先生不異。而溫厚

謹良則又過之。因亦甚敬愛其爲人。及少長。而先生以女妻之。又得數往拜於府君之側。時府君老矣。然其持己接人。動有法度。危坐終日。無怠惰偃側之容。與人言。必依於孝弟忠信。至於治生處事之方。耕稼蠶績之務。亦皆纒纒有條理。閒而及於先世遺事。與夫鄉里故家舊俗之傳。則必顧而歎曰。吾之不復見此也。久矣。夫。熹於是退。而每爲朋友道之。以爲前輩氣質淳厚。悃悃無華。而其謹於禮法。粲然有文。又如。此。蓋不惟其天質之美。抑亦昇平教化之餘澤。衣冠文物之遺風。其視今人誦書業文。沾沾自喜。而輕猥浮媚。反無以異於市井之人者。相去遠矣。如是三十餘年。而府君卒。旣葬。其子某。狀其行以授熹。使爲之書。以表於墓道。熹按府君諱某。字致端。建寧府崇安人。其曾大父職方郎中。贈開府儀同三司諱某。始以文學起家。歷典數州。皆有惠愛。大父朝請郎諱某。爲縣有所不得行其志。年未七十。卽致其事以歸。父某。明經勵行。不仕以卒。而鄉人敬之。娶同郡余氏。讀書史有智識。實生府君兄弟。國子祭酒翁公。所爲志其墓者也。府君於兄弟爲最長。自少則任家事。以故不及於學。而其孝愛恭敬。誠信敦篤。自有以過人者。家世清貧。至先府君時。食口益衆。府君經營纖密。而不失大體。蓋凡春秋晨夕之奉。婚喪燕勞之須。以至族姻黨友。賀吉而弔凶。其厚薄往來之數。無不稱情而合禮者。先府君於是得以放情事外。而遂其高。諸弟亦皆得以游學四方。親師取友。各成就其器業。而聘君先生。卓然傑立。遂爲一世之聞人。名立於不朽。實府君有以相之也。府君自少無外慕。晚歲足迹不出里門者數十年。其精神氣力。老而不衰。登山臨水。常儻然獨往。其所以自樂者。人不得而言也。年八十有五。以乾道癸巳正月□□日。病卒於家。而葬於宅之

西南數百步。曰彭原者。府君娶信安祝氏。有賢行。前卒。子男某也。女適進士江之瑞。孫男潤。女三人。凡狀之所載如此。與熹前所竊論者。實相發明。謹敘而并書之。且爲之銘。銘曰。

士學口耳。弗誠以身。旣佻以假。汗我冠紳。孰如丈人。庸信庸謹。詞無支葉。動有繩準。彭原之木。有翳其陰。我銘斯刻。以詔來今。

篤行趙君彥遠墓碣銘

淳熙四年冬十有二月戊寅。崇道趙公善應。卒於餘干私第之正寢。明年葬縣東北華林岡。後六年。今少傅福國陳公。乃大書其碣之首曰。皇宋篤行趙君彥遠之墓。於是趙公嗣子汝愚。方以敷文閣待制。知福州。充福建路安撫使。涕泣手疏。使人奉其書。及故荊州牧張侯枻。鄂州守羅君願。所序行實若狀兩通。致之新安。朱熹曰。請得銘而刻於下方。熹竊惟念平日所聞。太宗皇帝之元子。漢恭憲王。實以至德高行。爲宋太伯。後世雖屬籍疏遠。爵秩寢微。然猶多法象其賢者。蓋歷七世而得公。則又以孝友仁厚。被服儒雅。克篤於家。而聞於邦。卓然爲宗室儀表。雖士大夫之賢。而有禮者。皆自以爲不及。益教其子。移孝爲忠。對策庭中。無所諱避。天子異之。擢以爲天下第一。後歷館閣侍從。奉使典州。皆以風節惠愛。有聞於時。然天下不以賢其子。而曰子直之能爲此。嗟乃其父之教也。嗚呼。其真可謂篤行君子者矣。陳公之目之也。豈虛也哉。是法宜銘。顧陳公書法之嚴。已足傳世。而熹愚賤。又所不當得爲。旣禮辭不獲命。則敬考其書。而悉次第之。蓋公之曾大父。曰開府儀同三司。建寧軍節度使。建國公仲企者。恭憲王之曾孫也。實生東頭。

供奉官士慮。供奉生成忠郎不求。成忠娶濟陽晁氏生公。公生於政和戊戌。卒時年六十。自建炎初。補承信郎。八遷至修武郎。歷監秀州。崇德。饒州。餘干。安仁縣。景德鎮之酒稅。潭州南嶽廟。江南西路兵馬都監。主管台州崇道觀。卒後五年。汝愚逢宗祀恩。始更贈爲通直郎。公資純篤。孝謹。少時父病。訪醫行禱。暑不解。帶。遭喪。不內勺飲。旣殯。居廬。歡粥。旣葬。乃食菜果。終喪。比御。猶弗入也。事母益兢兢。致養。嘗以寒夜遠歸。從者將扣門。公遽止之曰。無恐。吾母爲也。露坐達旦。門啓而入。以母畏雷。夜或聞雷。必披衣走其所。視門隙有光。則扣而入。否則屏立以待。官薄食貧。諸弟未製衣。不敢製。已製矣。未服不敢服。雖一瓜果。必相待共嘗之。諸妹遠嫁者。極力致之。相與娛侍親側。內外諸孫。合貴賤且百口。菜羹疏食。恩意均治。人無閒言。從姊妹之遠而貧者。亦以令分俸給之。遭母喪時。年五十有五矣。始侍疾時。嘗刺血和藥以進。至是哭泣。嘔血。毀瘠柴立。終身俯首柩旁。聞雷猶起。側立垂涕。凡食之可於口者。不必酒肉。衣之適於體者。不必華采。聲之悅於耳者。不必音樂。皆弗忍以身接。雖其哭泣有時。而哀痛之心無時忘也。三年之外。生朝必哭於廟。有欲爲禮者。號泣向之。其後累年。言每及親。猶未嘗不揮涕。晉陵尤表延之。見而歎曰。古君子也。父以肺疾終。終身不忍以諸肺爲羞。母生歲直卯。謂兔卯神。亦終身不食也。墓戶有不能事其母者。觀公之爲。惕然悔悟。遂以孝稱。識度超曠。不計有無。平居自奉甚約。而汲汲然惟以愛人及物爲事。故人許珪死。家貧。女無所歸。公卽聘以爲次子婦。嘗與台人蔣彝者同僚。後至其鄉。首問之。則死久矣。貧不克葬。而子亦謀食於外。卽往哭之。還其子。子貨使葬。他若是者。不勝紀。道見病者。必收養。躬爲煮藥。比瘡或解衣。

遺之。歲饑。設器於庭。每食先舍其半。家人繼之。則取以濟饑者。其用心之微密。至於夏不去草。冬不破壞。懼百蟲之游且蟄者。失其所也。爲人謙和坦易。與人語惟恐失詞色。至誼有不可。則奮然無所顧。雖以公族疏遠。留落江湖。而憂國之深。如在廊廟。聞當世進一善人行一善政。則喜不自勝。聞遠近或水旱。則憂見顏色。辛巳江淮之警。爲流涕不食者數日。同僚有會飲者。公獨悵然北望曰。此豈諸君樂飲時耶。衆爲失色罷去。好讀書。所藏至三萬卷。所著有唐書錄遺三十卷。幸庵見聞錄二卷。台州勸諭婚葬文一卷。居家不設條約。於子弟無所程督。而躬行之實。所漸漬而興起者甚衆。居常稱曰。欲學聖賢。當消客氣。灑埽應對。是其入處也。汝愚從屬籍冠多士。國朝故事所未有人爲公喜。而公處之如平時。及聞其入館。適與莆田林光朝謙之同舍。然後喜可知也。於其守上饒而來迎也。故不往。一日呼二田夫。肩輿潛入其境。訪問民情。閱信宿。意無所忤。因稍進至近郊。人始知之。其爲人大略如此。顧宗室之在右列者。例不得爲要官。故其事業無以見於世。至其潛德隱行。與其志念之精微。則人又有不得而言者。嗚呼。其真可謂篤行君子矣。陳公之目之也。豈虛也哉。其配令人李氏。丞相文正公七世孫。家號西李。司馬公所謂能守先法久而不衰者也。方承平時。宮宅婚姻。皆勳侯貴戚。公父子獨再世娶儒家。令人明達剛果。居家以孝聞。既嫁事姑如母。嘗割股以愈其疾。公罷崇德歸時。晁夫人尙無恙。篋有餘金。將出以獻。而探之不獲。蓋令人已奉而致之姑矣。服飾之具。擇其新美。以奉公諸妹。而躬取其故敝者。公旣勤其家。不吝一錢。而令人安貧自力。所以成公之志爲多。先公十二年卒。葬縣西雕峯。距公墓三十里。所子男四人。汝愚旣爲時名卿。

次汝拙承信郎。汝魯保義郎。汝恩未仕。亦皆斤斤謹質。能守其家法。女三人。長適宣教郎逢惟石。次適將仕郎路希傳。季未行也。孫男十二人。女七人。而其長曰崇憲。亦舉進士。中其科云。熹聞公之名蓋久。而不及識。居常以爲恨。今乃獲敘德美。以贊誅事。而附於陳公所書之石。則既幸甚。然每讀行實之書。而於呂伯恭氏之言。又未嘗不廢卷太息也。因頗采其意。銘以系焉。銘曰。

漢邸之別。去本而支。心融迹混。世莫予知。建土分封。再世弗振。逮公而顯。匪爵其仁。孝不老衰。惠不約弛。忠不遠忘。以昇厥子。篤行之表。華林之臬。惟其不愧。日遠彌高。嗟爾後人。益謹毋怠。出者難工。德友所戒。

何叔京墓碣銘

邵武之東。百里而近。七臺之麓。小溪之濱。有君子者。曰何君。名鎮。字叔京。予獲從之游。相好也。今年冬。過予於寒泉精舍。留止浹旬。歸而屬疾。既病。則手書來告訣。語不及私。獨以不獲終養。卒學爲深念。而於當世之慮。亦眷眷不忘也。時予別君甫踰月。發書驚歎失聲。亟走省焉。至則君已逝矣。既入哭。盡哀。明日。君之親友門人。以予至。皆復來會。哭相弔。議語葬故。君嗣子琰。亦衰絰杖出。拜伏哭。固以銘墓爲請。予惟君實以其死累我。今其子又哀以請。如是其何說之辭。則與諸來會者。共訂君事。皆曰。君家臺溪。且數世。世有隱德。至君皇考諱兌。始事爲左朝奉郎。通判辰州事。娶陳氏。劉氏。林氏。鄧氏。皆封安人。而君劉出也。生孝謹。有器識。既出就傅。暮歸。則不復去。親側誦讀。日數千言。爲文敏而有思。趣尙高遠。識者奇之。辰州嘗授程氏中庸之學。於故殿中侍御史。東平馬公仲。服行不怠。又以其忠節事狀。移書太史。忤秦檜。下吏竄。

南方危死不恨。閒復悉以其所聞者語君。君既受其說。則益務貫穿經史。取友四方。博考旁資。以相參伍。蓋久而後有以自信之。於是一意操存。杜門終日。澹然若無所營者。至其論說古今。指陳得失。則又明白慷慨。可舉而行。平居崇德義。厲廉節。絕口未嘗及功利。至於收族卹孤。與事濟衆。則又懇惻憂勞。如己嗜欲。言行相循。沒身不懈。由此南州之爲程學者。始又知有馬氏之傳焉。始用辰州致仕恩補官。授泉州安溪主簿。未赴。鄧舅祚帥江西。辟掌書寫機宜文字。再調汀州上杭丞。數行縣事。專用寬簡爲治。白罷稅外無名之賦。民便安之。部使者鄭君伯熊。名好士。行部得君喜甚。顧郡事爲不理。囚繫或累歲月不得釋。檄君佐其守。君入幕。悉取文書閱視。具得其所以然者。持白守決遣之。旬日皆盡。又以田稅不均。貧弱受病。夙夜疚思。爲所以均之之說甚備。他所以彌縫補助者。亦盡其力。而守顧不悅。君卽謝去。君事鄧安人素謹。其赴上杭也。安人以瘴毒爲憚。君不敢請。遂單行至官。歲以公事一再歸省。每行輒不受俸。秩滿計其月十有四。悉歸其券於有司。一時學士僚友。高君學行多師尊之。而當路鮮識之者。君固不求。亦不自悔。獨以年格。循資調潭州善化令。將行而卒。年四十有八。淳熙乙未十有一月丁丑晦也。君爲人清夷恬曠。廉直惠和。談經論事。簡易條暢。所著書有易論語說。史論詩文數十卷。其言多可傳者。晚築書堂所居南坂上。名以高遠。用見己志。疾病召子弟教戒。一以義理。終不及家人生產事。獨曰。治喪以禮。勿用浮屠鬼教。亂吾法而已。娶同郡李氏。其叔父郁。學於龜山楊公。所謂西山先生者也。子男琰爲長。次某。長女適吳大同。次馬棟。次未行也。諸君所論君行事如此。皆予所聞知。琰等葬君東碭之原。予既書其最。納竈中。然

閒嘗竊目君。學行可以司教育。論議可以陪獻納。而其心誠才實。又可以宜德澤而惠鰥寡。今乃僅得一縣令。而不及試以死。此爲重可哀者。乃復敘次其詳。刻石表墓。且系以銘。銘曰。清直而溫。夷易而方。惟學不懈。厥猷以光。孰啓於家。而尼於邦。孰豐其粹。而奮其長。帝罔弗衷。氣或交沴。旣欽厥承。君則奚愧。莫尊匪德。莫久匪言。銘以相之。刻石墓門。

武經大夫趙公墓誌銘

公諱基。字夢周。有宋太宗皇帝之六世孫也。其曾大父某。大父某。皆爲開府議同三司。贈太師。追王韓成二國。事皆見國史。父某。舉進士中第。未及仕而卒。贈中奉大夫。公生陸親宅。以郊祀恩。補成忠郎。少孤。能自植立。刻意爲學。欲以文字成名於世。遭亂轉徙。不克遂其志。年甫冠。調監常州宜興縣稅。是時寇難未夷。道路艱棘。公治征算。不以苛儉爲事。往來便之。在官獨居一室。日以讀書鼓琴爲事。一無他嗜。同僚莫測其所爲。至使人陰伺之。已乃信服。參知政事張公守。亦知其賢。更以爲饒州永平監。舊法課卒淘土。取棄銅以益鑄。用數登萬觔。輒書勞受賞。前後相承。程董峻切。役者病之。公至獨歎曰。瘠人肥己。吾弗忍也。亟罷去。而節他費以足用。守董耘賢之。且愛其詞章。薦於朝。請爲易文資。不果。去居信之弋陽。一時名勝爭迎致館穀。且遣子弟從之游。久之。自請爲祠官。得主管華州雲臺觀。始來居邵武。時中書舍人王洋知軍事。尤深禮敬。與酬唱往來。稱歎不置。秩滿。爲建昌軍兵馬都監。郡守知其廉。帑藏出納。悉以委之。復監泉州郡使司糴事。公知前積蠹弊。歎曰。踵是則吾固不能正之。則蒙其辜者必衆。吾豈爲禍始乎。因力辭。

之既而有求代其任者。果不免。聞者歎服。晚再爲福建路兵馬鈐轄。彙官至武經大夫。行年七十有三。淳熙六年七月某日。以疾卒。公配恭人滿氏。某官中行之曾孫女。子男五人。善俊朝議大夫。直龍圖閣。知廬州。主管淮西安撫司公事。善佐朝散郎。知常德府事。善儀秉義郎。善任承節郎。善傑忠翊郎。而善任蚤卒。女七人。亦天其二。其五人。則從政郎鄧祖攸。迪功郎楊瑄。李綱。黃造。司馬達。其壻也。孫男女各二人。皆幼。明年。諸孤特奉公柩。葬於邵武縣新屯西宅之原。而書其事狀如此。使人來請銘。熹雅聞公爲人恬淡寬博。自少以廉謹自將。平居未嘗有愠色。尤不喜言人過。以急難告者。必周之。未嘗計有無也。生長太平。公族閒。不爲華靡之習。從官所至。壹以仁恕側怛爲心。雖勢卑不得盡行其志。然其隨事及物。亦足以見其胷中所存者。滿恭人有賢行。諸子皆以文學稱。而淮西常德。連中進士第。皆及公無恙時。被遇通顯。知名當世。公晚更得閒適。因不復問家事。顛用棊酒自娛。而老壽以沒。嗚呼。是亦可以無憾也夫。乃考其狀。敘而銘之。銘曰。

惟紆人之勞。寧卻己之進。豈曰己之廉。而速人以病。仁夫趙公有。宰其宮。我銘斯石。以詔其終。

承事郎致仕潘公墓誌銘

維潘氏世居括蒼之竹溪。已號著姓。後徙金華。益爲聞家。君之曾大父諱某。贈右朝議大夫。大父諱某。始以儒學起家。仕至左朝奉大夫。父某。以右朝散郎致仕。彙贈大中大夫。君諱景憲。字叔度。幼穎悟。日誦數萬言。年九歲。以童子貢京師。通念十三書。說六經大義。作三體字。詔許特試禮部。且賜束帛。後入太學。益

自刻厲。一時學官如汪公應辰、芮公燁、王公十朋皆推重焉。擢隆興元年進士第，調荆門軍學教授，不行。請爲南嶽祠官，秩滿，宰相知君之賢，欲留以爲中都官。君獨力請太平州學教授，遠次以歸。宰相問其故，君曰：「本無宦情，以汲汲於一官，政欲以慰親望耳。今二親俱老，得遠次，尙可日從容於其側。他非所望，宰相歎息以爲不可及。君與東萊呂祖謙伯恭父同年而齒長，聞其論說，行身探道之意，慨然感悟，遂棄所學而學焉。旣而遭大中公之喪，廬於墓者三年，毀瘠骨立，未嘗見齒，寢與食飲皆以古禮爲節，服除遂不復仕。日游呂氏之門，躬執弟子之禮，誦詩讀書，旁貫史氏。下至於茲，靡不該覽，而尤於程氏之易爲盡心焉。至他書史考訂蒐輯，日有程課。鉛黃朱墨，未嘗去手。爲人峭直耿介，與世俗少所合，而事親從兄友愛諸弟，怡愉肅穆，人無閒言。家本富樂，躬率儉素，布衣蔬食，一室蕭然，其枯槁淡薄，有人所不可堪者。而君處之甚安，以是中外化服，不敢爲纖芥浮靡事。族黨皆慕尙之，而君自視，飲然常若不足也。始嘗學浮屠說，旣而學於呂氏，晚再悼亡，因葬金華之葉山，而虛其中以自處，築室其旁，取朝聞夕死之意，命之曰可庵。暇日往而游焉，復取舊書讀之，悠然自得，不知儒釋之有閒也。買田儲書，以待四方之學者，又嘗取建寧社倉法，出私穀數百斛，歲時斂散。自葉山以至大中公故居大墓之下，各爲一社，期歲廣之，及九而止。予嘗爲記其事，然亦未及盡如其志也。君旣無當世之願，士友知其心者，如韓尙書元吉、張左司栻、曾卿逢、鄭卿伯熊皆愛敬之，而不敢有推挽意。獨會侍郎逮嘗引以自代，頃年諸大夫薦天下士之賢者三十餘人於周丞相，君姓名亦在數中，而丞相不能用。蓋諸公或未始識君，而君亦漠然無所問，人或叩之，乃

獨喟然以曾、鄭兩卿爲知己。人莫測其意也。紹熙庚戌，君之子自覺以進士試禮部中選。君聞之曰：「此足以代我矣。」卽自列於有司，請致其事。遂請得改京秩，命甫下而君已卒矣。是歲六月己亥也。君先娶邢氏，故龍泉主簿邦直之女。繼室朱氏，其父翌新仲。紹興閒爲中書舍人。子男二人，長卽自覺，其次自晦。女三人，長適朱塾，次適蘇霽，次適邢文郁。孫男二，曰問學、問禮。蓋自覺嘗調蕭山主簿，而霽今爲臨海主簿。君卒時年五十七，病不伏枕，比終猶斂襟端坐而沒。語未嘗及其私也。自覺將以十月丁酉葬君葉山之藏，而以書來屬予銘。予始因伯恭父以識君，志同氣合，遂結婚姻之好。往年以江西使事入奏，舟過蘭溪，蘭溪距金華不百里。金華親故往往來相勞問，獨君以書來曰：「甚願一見以慰離索。」然子今日之行，名爲召客，吾是以不果來也。比以口語罷歸，君又以詩來。若曰：「子今幾過七里灘矣，可以已乎其未耶？」予不能答，而嘗以是愧其爲人，乃爲之銘。銘曰：

介剛之節，爲世玉雪。退省其私，敬順怡悅。卻掃耽書，貶身訪道。忘食與憂，以遂於老。昔本不出，今復何歸。異世同心，子平孝威。葉山之陽，上盈下坎。我銘不亡，君則奚憾。

贛州趙使君墓碣銘

淳熙十二年十一月某日，知贛州軍州事、朝請郎趙君某卒於官。明年二月某日，歸葬所居邵武軍城西南樵嵐山。其友沅州呂使君勝己實銘其行內壙中，而其弟善傑以書來曰：「仲兄之志，蓋常欲有以自見於當世，今不幸蚤死，未有以償其平日之願。士友之相知者，莫不痛之，其所以告諸幽者，旣雖幸有沅州。」

之文矣。而所以表其墓上。使百世之下。過者讀之。而想見其爲人。則未有託也。仲氏蚤從張荊州游。而晚交於子。子其哀之。予發書慨然曰。吾交於佐卿固久。而自其守贛。知之始深。今其弟以是爲屬。其何可辭。蓋始佐卿赴鎮時。嘗以書來問政所宜。先予以所聞告之。佐卿至官未幾。往來者稱其政不容口。久之乃來告曰。曩所聞者。至是訪之。皆如言。既一二罷行之矣。顧所以病吾民者。猶不止於是也。如某事。如某事。吾代而歸。將以告於上而革之。則一方永久之利也。予聞之喜甚。蓋不獨爲佐卿喜。又爲贛人喜也。然未久而聞佐卿之訃。則又爲之悲歎出涕而不能已。佐卿素彊健。至是暴得疾。頃刻遂不可救。州人聞之。驚怖。嘯號。老穉相扶攜。走哭府下。皆失聲。退相與畫其像而祠之。嗚呼。是豈人力之可爲者耶。因考呂使君所記。則曰。公六世祖商恭靖王某。我宋太宗皇帝之第□子也。曾祖仲□。開府儀同三司。贈太師。追封成王。祖士嘗舉進士中第。未仕而卒。父不衰。武經郎。福建兵馬鈐轄。贈朝散郎。母滿氏。太碩人。鈐轄公恬淡寡欲。太碩人名家子。有賢行。閩門肅穆。爲士大夫所稱。公天資闡爽。好學。游庠序。有聲名。同業者皆自以爲不及。以宗室子試有司。連中其科。初補承節郎。改授左承務郎。知南劍州。將樂縣丞。簽書武安軍判官。廳公事。差通判鎮江府。未赴。改知泰州。徙知常德府。以家難不行。及是爲贛州。踰年。年甫五十有二。而遂以卒。嗚呼。是可哀已。其佐湖南軍時。帥張公孝祥深知之。沈公介亦奇其材。遂與轉運副使黃公鈞。合章薦之。爲郡奉法愛民。以勤儉自約。飭不妄費。公家一錢。干請無所應。雖有挾而至者。不爲動也。在贛遇旱。贖祠賑貸。必盡其力。節游宴。罷土木。勸民藝麥。蓄水。寬諸縣逋負。損市人酒課。人甚便之。常時州郡。別以

使臣掌牙兵。公罷之。而歸其職於兵官。責以嚴紀律。謹訓練。未幾營部肅然。吏士皆可用。鮮犯禁者。舉吏必先寒峻。權貴請屬。皆置不問。吏服其公。於是州人相率。以其治行數十言於使者之臺。公聞。亟諭止之。曰。太守德薄政荒。不能布宣聖天子寬大之詔。使早至此。父老不以爲有罪。則已幸矣。何善之可稱。父老其亟歸。教子弟孝於親。弟於長。忍小忿。敦大信。使太守之政。爲能善其俗者。則父老之賜厚矣。天暑道遠。毋苦父老爲也。聞者感歎。益相告戒。毋違公令。在長沙。從張敬夫游。受其學。以歸。其後待次遭憂。閒居。參年。尋釋舊聞。講習不倦。而尤究心於易。築室所居之南。朝夕讀書其閒。疏泉種樹。有以自樂。其於進退得失之際。有未數數然者。人亦不意其壽之不永。而遂葬於此也。初娶王氏。福建安撫參議康功之女。再娶黃氏。湖南轉運判官洧之女。皆先卒。子男一人。汝掖尙幼。公沒三年。太碩人故康寧。而伯氏龍閣公。數典巨藩。亦以寬惠見紀。蓋其家法。傳有自云。予惟公之志。雖未克大施於時。而二邦之政。所以及人者。已廣以其地遠。且無門人故吏之記。故不得書。其與予書諭贖事者。又逸不存。而不得附見。以俟後之君子。則予於此。不獨爲公恨之。又爲贛人恨也。爲書其事。使以刻於其碣。且爲之銘。銘曰。

於皇上聖。哀此下民。吏壅其流。澤險以屯。惟時若人。有聞於古。肆其所臨。霖若膏雨。章貢之閒。禾黍油油。公胡遽歸。樵嵐之丘。我銘其阡。用勸來者。毋以惠文。曷此章甫。

通判恭州江君墓誌銘

君諱介。字邦直。姓江氏。曾大父時。大父夢符。父衍。世居徽之婺源。未有仕者。至君始居饒之德興。以鄉舉

中第。至通朝籍。而贈其父宣教郎。遂爲德與人。君少穎悟。年十五六。治舉子業。鄉先生亟稱之。君不自多。一日讀程子書。至水清性善之說。喟然太息。視平日其學。不過爲利祿。有不足爲者。亟走謁衢州徐先生。誠叟。以書道其所志。而請業焉。徐讀書喜。謂其徒曰。此可與共學矣。居數年而歸。更以其說授學者。多所興起。初仕迪功郎。與國軍司戶參軍。先是受俸米者。率倍其券。君獨不取。其予人也亦然。郡將試以難事。又皆從容以決。遂以廉吏薦之。陞從事郎。調隆興府進賢令。將行。會天旱民饑。度比至官。且不及事。亟移文諭民。廣殖牟麥。民知君之愛己也。聞其且至。爭相扶攜。拜迎馬首。既至。不暇燕饗。倍道趨府。極陳所以拯救之策。甚備。富民舒氏。當出穀餘萬斛以糶。而自請以緡錢輸府。冀得免糶規賞。君爭之力。帥守龔公。茂良不悅。而公執議愈堅。龔侯始悟從君計。而君不俟報。已先諭舒氏出其穀矣。視饑民尤困憊者。收養療治。賴以全活者甚衆。旣而旁邑官吏。多以救饑受賞。或諭君盍自言。君曰。民饑而令食之。猶子饑而毋乳之也。敢幸賞乎。會詔觸民田半租。君白郡使者程公大昌曰。常時輸租。雖合勺之畸。亦必使就盈數。今若但減其半。則全戶輸一升者。名減五合。而實猶輸一升也。若自全戶三升以下悉蠲之。則貧民被實惠矣。程公以君語聞。詔從之。程公喜。舉酒屬君曰。君幸百里。而惠加一路。可謂仁人之言矣。君始至官。有旨新沿道廢置。時民方饑瘁。聞是令下。欲相率逃去。君諭以不得已之故。且爲率溫戶金。伐道旁木。徹廢佛屋。以助其役。民喜趨事。而執牽者亦便安之。未幾。密院又頒新圖。漕臺趣使改爲甚亟。君言前役未旣。後役復興。民且不堪。況廣西之馬。歲不過三十綱。綱不過五十疋。新圖乃度爲容二百四十疋者。亦何爲乎。

且馬之息耗。在芻秣之盈虛。今不察兵吏之盜其廩。而必病民以豐其屋。尤非分之所安也。使者是其言。縣得罷役。而旁邑亦有賴以免者。天子以連歲旱饑。詔吏救民。修築陂塘以爲之備。吏惰不供。而畏罪以希賞。至有未嘗一施畚鍤。而以訖事告者。君獨出入阡陌。推上德意。諭民以利害之實。而身勸督之。民感君誠意。作治如法。後雖惡歲。猶得半稔。君又深以獄事爲己憂。籍逃田收其租。爲繫囚食飲醫藥之費。言於憲臺。而刻其事於石。暇日延見學子。教以孝弟忠信。亶亶不倦。且祠唐故隱者崔君於學。以風勵之。改宣教郎。知興國軍永興縣事。君舊爲郡掾。習知其俗。到官移書諸臺。爲陳五事。一曰。稅重之弊。二曰。准衣之弊。三曰。續起上供之弊。四曰。累年不放水旱之弊。五曰。魚池權稅之弊。其言明白懇切。覽者動心。然卒無有能行之者。盜劫民尹惠政家。殺其奴而逸。尉恐負課。脅惠政使自誣爲殺奴者。知君不可欺。賂吏移鞠軍獄。君條其可疑者九事。毅然以去。留爭之。惠政乃得免。永興田多水少。君以水種。豐凶不可期。則兼課陸種。立賞勸募。父老傳誦。至於感泣。天申錫宴。舊例百物皆取之民。吏緣爲姦。費且數倍。君白太守。和市予直。民甚便之。郡當通衢。使客接踵。而力役不均。有一歲而數役者。有終身不一行者。君至始爲籍。以均之。他所以便民者。多此類也。轉奉議郎。四川總領司主管文字。總領主餉大軍。平時未嘗與民事。至是東川大饑。君言於其長。太府卿李公昌圖。請得庫之羨錢往賑之。李公以爲然。得緡錢五十四萬。以行。漕米勸分。極力拯救。既又盡獨被災郡縣田租。而以所齎官錢代輸。水浮陸走。衝冒暑暍。至感疾以歸。而果合。昌。普。廣。安。數郡之民。爭繪像立祠。以報其德。金州民千餘家。以負茶租。逮繫笞箠十餘年。不得釋。君一

且白除之。無不鼓舞感泣而去。遂守李公黨聞之。以書遺君曰。公兩邑之政。可比古之循吏。而見於文字者。又皆如絲麻穀粟之有用於世。今來佐饋軍。而幕府施設。有忠厚之稱。蓋賢者之助多矣。秩滿將歸。而諸使者留之。使從外銓。調補通判。荊州事。非其志也。因以檄書至武昌。已事而歸。舟次江陵。則不幸而以疾卒矣。卒時年五十八。淳熙十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也。君爲人誠懇敦重。不妄言笑。意所與合。開心見誠。卽與異趣。雖對之終日。如未嘗有人。少時貧窶。襤褐不完。而處之怡然。不妄以一毫取諸人也。喪親毀瘠甚。事兄敬愛有過人者。自奉省約。而周贍族姻甚厚。徐先生之喪。爲位以哭。遇諱日。爲卻酒肉以報。居官廉直。不可屈撓。孜孜焉以愛民爲事。興利除害。如己嗜欲。至於身之利害。則未嘗有毫髮顧藉意也。於上官有所不合。爭辨反復。詞旨慷慨。始雖小忤。然以其發於誠心。卒多聽納。或遂爲知己。如龔公尤相愛重。還朝欲薦之。迫銓法。當試邑不果。君於聽訟折獄。察見底蘊。而風諭開誘。卒多歸於仁恕。所治兩邑。獄空皆歲餘。他日道出其境。民老穉相攜持。羅拜道周。有屑涕扶輿而不去者。送之或越境而後反。君爲文不務雕刻。而辨說縱橫。詞氣卓犖。曲盡事理。有玉汝堂集。藏於家。君之配孺人胡氏。子男四人。元恭。仲恭。叔恭。懿恭。女二人。其壻舒竦。汪升之也。君卒之明年。元恭等乃克以君柩還里中。又明年二月壬戌。遂反葬於婺源瀛山大田之原。元恭以予之與君善也。使君門人程端蒙。狀其行事來。拜泣請銘其事。皆予素所聞者。且哀君之命止於此。而不得盡其用。以厚其澤於吾民也。爲之銘曰。

學以爲己。仕以爲人。廉直不撓。有志必伸。惠滿一同。溢於四鄰。士飽餘功。野殍懷仁。才雄氣剛。一言萬鈞。

退省其私。嗷嗷恂恂。宜登天朝。正色垂紳。嬰鱗折角。卒惠我民。云胡不弔。隕於中身。欲考其德。訂此墓文。

金紫光祿大夫黃公墓誌銘

淳熙六年春正月。端明殿學士黃公。寢疾於邵武故縣之私第。熹往問其起居。謁入。公正衣冠。舉扶起坐。顧中子瀚。召熹入。至則又扶以立。辱與揖讓爲禮。共坐食飲。恭謹不懈。如常時。卒食又扶而起。涕泣爲熹言曰。中也先考妣之癢。久未克識。蓋不敢輕以屬人。今以累子。子其爲我成之。熹頓首辭謝。不敢當。而公命之不置。熹懼以久勞。公則不敢辭而受命以出。歸又以書辭。未報而公薨。諸子遣使來訃。且致遺命。以同郡李君呂之狀來。熹旣哭。公盡哀。且念今則無所於辭。乃考其狀。而附以所聞。爲列其事曰。謹按右宣義郎致仕。贈金紫光祿大夫黃公。諱崇。字彥高。其先光州固始人。十一世祖膺。避地閩中。今爲邵武軍邵武縣人。曾祖辰。有隱德。爲鄉里所尊。晚以子仕登朝。授太常丞。以卒。故知制誥呂公夏卿。實銘其墓。後以孫履爲尙書右丞。彙贈司徒。祖汝臣。不仕。父豫。用右丞奏爲右丞務郎。皆以孝謹聞於鄉黨。公自幼力學。日誦千言。人謂是且大其門矣。旣長。承務公任以家事。於是無復進取意。旣孤而貧。悉力治喪。不以累其昆弟。而所以爲禮者。無不備。觀者歎息。母孫夫人。春秋高。性嚴而多病。公致養勤劇。得其驩心。鄰家有李永者。尙氣節。雅敬慕公。察公養親之意有餘。而力不足。請助公以經紀。公亦信之。不疑。竭貲付之。一不問其出入。如是者十有五年。李銜公德。將死。感慨執公手曰。子吾父也。公之兄客游以疫死。人無敢往視之。公獨毅然告行。千里還柩。視其槨。得餘貲尙百餘萬。悉奉以歸其嫂。不以一毫自私。平居恭儉自守。不妄

取子。至其教子擇師。雖輟衣食。無所愛。由是二子皆舉進士。及公時。取高科。以德業風概。各有聞於當世。既又並登朝列。遇郊慶。奏公爲右宣義郎。而致其事。公乘安車。東西就養。二子皆孝謹。篤至。諸孫滿前。晨夕所以奉養娛樂。公者甚備。鄉黨榮之。紹興癸酉正月十九日。以疾卒於南劍州沙縣之寺舍。享年八十有一。其年十月。葬於九墩先塋之次。娶建安游氏先卒。亦以二子故。追封孺人。一女適貢士劉紀。公卒時。端明公方以某官。通判建州事。而季子章。亦以某官知沙縣事。其後端明公被遇太上皇帝。擢館職。郎曹史官。攝贊書命。兼司業。祭酒。侍講。歷工。吏。兵。禮部侍郎。又以府教授給事中。兵部尙書。事今上皇帝。侍讀禁中。正色立朝。聲烈甚茂。以顯謨龍圖閣學士。退老於家。天子又乞言焉。卽拜端明殿學士。恩禮殊渥。而海內有識之士。亦莫不歸心焉。沙縣屢宰劇邑。有能稱。然不肯媚事權豪。後以御史中丞湯鵬舉薦。入臺爲主簿。又以持論不阿而去。提舉福建路常平茶事。知台州。所至聲績皆可紀。以是彙贈公至金紫光祿大夫。夫人亦啓封本郡。而孫曾仕者又十餘人。然後鄉人知公所以遺其子孫者。爲無窮也。李君又言。呂以壻公孫女。嘗得拜公堂上。閒竊窺觀公之爲人。望之儼然。卽之溫然。危坐竟日。無惰容。雖遇臧獲。不妄言笑。自少至老。如一日。烹以是。又知端明公之德之盛。所以沒身於禮而不倦者。爲有自來也。嗚呼。公其亦賢矣哉。敬爲作銘。銘曰。

司徒之德。泱於州鄉。矧其孫曾。弗俊以良。光祿之賢。克篤其慶。隱耀弗章。及子而盛。其盛伊何。學士尙書。介也英英。亦假節符。國慶所覃。逮其考廟。結紫垂黃。天子有詔。匪爵之貴。惟德之褒。保而弗墜。有積彌高。

我思古人。恍其對接。承命作銘。用賈來葉。

特奏名李公墓誌銘

邵武軍光澤縣東里所有地曰烏洲。李氏世居之。爲郡著姓。其先有贈大理評事者諱鐸。始以文行知名。鄉黨生太常博士誥。始登進士第。卒贈朝請大夫。陳忠肅公賢之。稱其真率樂易。有古人之風。其仲子深。紹聖閒以論斥時相之姦。與任公伯雨等俱入元祐籍。季曰處士濬。隱居不仕。而其葬也。右文殿修撰李公夔實銘之。蓋自其先世所與交游姻好。盡一時知名士。故其子弟見聞開廓。趣尙高遠。不與世俗同。若特奏府君諱某字得之者。則處士之長子也。少治周禮學。兼通左氏春秋。爲文簡古。不逐時好。弱冠游太學。薦而不第。舍法行。當充貢。又不果行。竟以彘試禮部恩。奏名天府。將入奉廷對。前一日。卒於臨安之客舍。實紹興五年八月十八日。年才五十有二。歸殯宅之東岡。二十二年。其子呂乃更卜兆於烏君山下獅子嶺之原。奉其柩而遷焉。淳熙六年。呂始見予。廬阜之陽。如舊相識。一日泣而言曰。呂不孝。先人之沒。二十七年。而後克以禮葬。葬又十有九年矣。而未克識。將無以爲幽遠無窮之計。惟吾子幸而予之銘。因出其親友崇陽大夫游君嘗之狀以請。予辭謝不獲。乃次其事如右。按狀又言。府君爲人。事親孝謹。友愛其弟。甚篤。之死不少衰。遇族黨有恩意。少有忿爭。則爲居閒極力平處。不令入官府。不幸死喪。則爲經理其家事。而任其婚嫁之責。嘗有死上庠者。遣仲弟護其匱以歸。里人有以惡聲至者。未嘗與之較。至周其急。則輟衣食不顧也。諸弟嘗問善人之道。府君語之曰。臨事而無陰據便利之心。斯可矣。又嘗語人。事有當

爲力雖未及。亦勉爲之。若必有餘而後爲。則終無時矣。此其行身及物之本意也。平居方嚴不妄戲笑。而遇事輒應。無所凝滯。從弟西山先生嘗面歎曰。兄於答問若不經意。而受其言者。反覆十思。終無以易。此非諸弟所能及也。性尤敦厚質實。發言處事。不以幽顯物我爲閒。樂聞人善。而務掩其惡。所與交皆巨人長者。無不愛而敬之。縣嘗以民兵爲屬。府君爲制戰陳擊刺之法。而以時閱習之。甚可觀也。令欲以聞。冀爲府君得勳賞。府君笑謝去。不復有所預。時海內多虞。舉人有不能試禮部者。往往以恩直補官。人有謂府君。盍自言者。府君不答。老之將至。婆婆丘林。吟諷書史。適然自適。未嘗有不遇之歎也。嗚呼。予生晚不及識府君。而游君不予欺也。則府君者。可謂好德有常之士矣。乃不得少見於用。以沒其身。其亦可悲也。夫人上官氏。朝議大夫合之女。繼室黃氏。曲江令銓之女。子男三人。呂爲長。次某。次某。女四人。游君與將仕郎高志旻。從政郎何鎬。保議郎上官賁。其壻也。孫男女於今二十有六人。而呂之彊學既有聞。又教諸子皆有法。天之所以報府君者。其將在於此乎。乃爲之銘。使刺宰上以埃。其詞曰。利不自予。惟義之取。義則彊爲。惟仁之歸。孰長其源。不豐其委。斯丘斯藏。有起無墜。

宣教郎方君墓誌銘

予始仕爲泉州同安主簿。得莆田方君德明而代之。一見傾倒。如舊相識。旣去。聲問往來無虛月。閒以其詩遺予。語亦清麗奧博。非常人所及也。予後數以檄書往來莆中。君必爲予置酒。留連款曲。其後數年。予以病不能事。奉祠里中。而君來爲建獄掾。又得相見。握手道舊。如平生。又二十年。而予復以事至莆。則

君塚上之木已拱矣。其子注來見，且爲予泣。出君州里世系官閥之狀一通，請銘君墓。予固悲君之不遇，而又歎交舊之零落。蓋凡三十餘年之閒，而同安寮友所繼所同，無一人在，則不忍辭，而受其書以歸。顧以病未及作，而注數使來請，其詞益悲，乃出其書而敍之。蓋方氏之先，有諱某者，始家莆田。六子官皆通顯，遂爲郡著姓。君其第五子，禮部郎中仁達之八世孫也。父諱□，母林氏。君諱士端，少苦學，年十八，以鄉薦試南省，不利。益務記覽，不專爲舉子業。以授室宗邸，補登仕郎。試吏部，復高選，授右迪功郎，調主同安簿。攝尉，得盜當受賞，棄不顧。遂爲建寧府左司理參軍，改宣教郎。知福州福清縣事。福清故號難治，令多以罪去。君始至，慨然以公勤自勵，曰：是豈不可爲哉！然不一歲，竟亦以公事免。君不戚戚，歸家日治具，召賓友飲酒賦詩，以相娛樂。後雖以恩得還舊秩，而君已無復仕宦意矣。乾道六年閏□月八日，遂以疾卒。年四十五。夫人濮國趙氏，武略大夫士續之女。後君三年亦卒。淳熙乙未，乃得合葬於楓嶺三山之原。子男三人：注、清、汪，皆業進士，而清嘗以承節郎試禮部，與汪皆蚤卒。女四人，其壻林權、林叔子、鄭鐸，季未行也。孫男女各四人，皆幼。嗚呼！君之才不後人，而仕竟不偶，旣退而休矣，又不得永終壽考，以遂其優游閒適之願，是可悲夫。爲之銘曰：

承務郎李公墓誌銘

乾道六年，成都府路轉運判官權安撫司事趙公說知漢州事。余時言其以州人李君之行義聞於朝，未

報而四川宣撫使王炎安撫使薛良朋轉運副使王璠判官趙不惡相繼表上孝宗皇帝聞而嘉之乃九年閏正月丁酉制曰務穡勸分有司之爲政發廩賑乏仁者之用心爾以布衣居於下土因年饑之不足動義槩以有聞屢出私藏多所全活與計偕而已老從官牒則徒勞勉服官榮歸教鄉里可特授迪功郎致仕里之人高君之行而飽其惠既相與嗟歎而詠歌之君沒之後十有七年其孫寅仲入祕書省佐著作會進史得增秩因請賙以及君於是又詔特贈承務郎人以是益知君積善之報爲未艾也又後數年著作君乃自其家使人以書致君行述一通於予請以是銘君之墓予故未得交君父子閒又以病廢書久欲謝不能而惟閩蜀相望數千里著作君乃近舍其鄉之先生君子而遠以屬我是其可以虛辱哉乃最其書之言曰君諱發字浩然其先隴西人唐明皇帝逃難入蜀過漢小留其近屬之從行者因或家焉君其後也世居什邡縣遷順鄉後徙長原曾祖保榮祖有質父世通皆隱不仕君資稟高邁自少倣儻不羣讀書有大志傲睨場屋謂功名可立致以鄉貢入辟廡補內舍久之未第宦者梁師成方貴幸士之不得志者類資以得官或以是怵君君正色拒之京師被圍疏陳大計不報卽棄錄牒歸養於家其先府君晚厭人事常獨居一室家務一以諉君君節衣縮食瘠己以崇義買書闢館迎脩士以教子孫而於忠孝立身之大義尤致意焉不專爲覓舉干祿計也親疾瘵治不遺力雖毀傷無所憚免喪既久語及觀猶泣下廬墓側再踰歲弟沒亡子遺腹生一女婦服未竟輒謀私其棄以行君以義正之其家愧恨欲以危法中君君不爲屈吏又偏主其詞而卒不能有以汚也已而撫其遺女如己生且厚資之以歸名族無纖芥

餘憾自其少日。生理未裕之時。以至於老而豐殖。推財讓產。恤孤懷幼。矜人之急。自兄弟族黨。以及於疏遠之無告者。無不必盡其力。而退無自多之色。平生折券棄債。不勝計。里人有鬪訟者。就以求直。聞其言皆失所爭而去。其微。至於病者。予藥石。產者給薪米。亦久不懈。歲旱。犯烈日。徒步數十里。爲鄉人致禱。雨爲立應。人尤德之。歲或不登。輒爲食以食餓者。自春徂冬。日以千數。乾道戊子。民饑甚。官爲振廩勸分。而就食君家者。日至三四萬人。明年流庸未復。而荒政以罷。民愈困弊。數百里閒。扶老攜幼。挈釜束薪。而以君爲歸者。其衆又倍於前。蓋君之爲此。自紹興之丙辰。至此三十餘年。歲以爲常。所出捐。不知其若干斛。所全活。不知其幾何人矣。及是而惠益廣。績愈茂。以故州郡及諸使者。始上其事。而蒙顯賞焉。君初不欲而不能止也。旣起拜命。因摘詔語。勝其所居。爲義槩之堂。曰。姑以示吾之子孫。使之無忘聖朝。所以褒勸之意。而益勉於及人也。蓋於是時。君之年七十有七矣。明年屬疾且革。猶顧左右。問今日所飯。凡幾人。旣沒。所活餓人。過其門者。無不流涕也。嗣子蟻。旣葬君其鄉古魁之原。又次君行事如此。而論其槩曰。君才雖高。而動以繩墨自守。凡有所爲。必問禮律如何。其中退然。如不勝衣者。惟於義之所在。則奮然。以爲先之。雖壓以公卿之勢。弗奪也。臨大患難。瀕死而氣不少沮。季子以言事得罪。至徙嶺表。君不爲動。與人交。開心見誠。不逆其詐。尤謹然。諾不爲利回。人有小善。稱之不容口。不則必面折之。而亦不復留胷中也。故從之游者。莫不愛敬而嚴憚之。或者至以俠名歸之。蓋不知世之以武犯禁者。正君所深恥也。雖無官守之責。而聞四方水旱疾疫。輒憂見言色。論天下事。激昂慷慨。利害曉然。聽者忘倦。故相魏國張忠獻公。雅

知君書疏往來。未嘗不稱歎其賢。張公都督征討。君移書爲陳量力慮勝之戒甚切。嗚呼。君之爲人如此。使及強盛之年。得用其力於當世。則其所宜立。必有大過人者。今既不獲施用。而其餘功。猶足以活千萬人之死命。雖其存沒。幸常再被寵褒。然天之所報君者。豈若是而休耶。君卒之歲。淳熙甲午二月丙寅。葬以辛丑五月之壬寅。君夫人同郡楊氏。先卒。二子。蟻以彛舉得官著作。陸朝籍。彛封宣教郎致仕。賜緋魚袋。竑中進士第。至宣教郎。後公數年皆卒。一女適朝散大夫知嘉州王神孫男五人。寅仲爲長。次賓仲。次康。早世。次憲仲。次寅仲。寅仲賢而有文辭。今爲奉議郎。知普州。所以篤君之慶於無窮者。將於是乎。在予雖不及識君。而於君之事。無所疑者。獨以行述爲可信。又讀義槩諸詩。而全蜀名士無不在焉。益知行述之果不誣也。乃悉論次而係以銘。銘曰。

德而不才。德匪其德。才而不德。乃才之賊。賢哉若人。抱道隱居。振廩之功。日活萬夫。茂實旣騰。帝偉其績。命服命書。於以往錫。旣寵於堂。又賁於幽。惟是聞孫。益鴻厥休。我銘其藏。千古不泐。義槩之名。永世無斁。

宣教郎致仕陳公墓誌銘

君姓陳氏。諱衡。字公權。曾祖確。祖□。父□。皆不仕。世爲福州候官縣人。及君之生。質直嚴重。謹然諾。寡言笑。飲食起居有常度。寒暑不易。危坐終日。對妻子未嘗見齒。雖嚴於家。而與鄉人處。則斂退樂易。惟恐失色於人。虛懷待物。不疑人欺。遭詐取直無愠。責逋於人。愧若己負。以故不能治生。而安於貧。嘗曰。吾不怨人。亦莫余怨。不侮人。亦莫余侮也。中歲益貧。迺闔門以教子爲事。奉養靳靳。而資其子使從師友講學。至

解衣無吝色。起居晨夜。必以身率之。其勤約人所不堪。而君處之裕如也。已而諸子舉進士有名。仲子孔碩登科。從官所莅多可紀。人意其繩約少寬。而君訓飭彌厲。未嘗假以言色。其平居所以告語之者。隨事不同。而要其歸。必出於守道循理。愛人及物之意。孔碩爲邵武宰。方以聰明慈愛。甚得其民。而君遽以疾終於寺舍。市里聞之。無不失聲歎吒。如悲親戚。紹熙五年十二月丙寅也。平生不喜僧道。巫覡誑誘之說。及病遺戒。悉擯不用。蓋其天資有過人者。故雖未嘗問學。而卒能有以自拔於流俗。乃如此。初以慶壽恩授某官。致仕。既再遇登極。及明堂恩。彙階宣教郎。賜五品服。娶同郡黃氏。封宜人。先卒。而葬於閩清縣賀恩里大將之原。至是孔夙等將奉公柩以合焉。亟以書來曰。諸孤不孝。荐遭閔凶。前日先生既嘗幸哀而賜之銘矣。今而闕焉。是使孔夙兄弟無以見先人於地下也。敢泣以請。惟先生憐之。時予方以負罪杜門。俟譴不敢復。近筆硯爲辭章。然讀其狀於中。若有愧焉。因竊敘而銘之。其子孫男女已具前志。此不復出。銘曰。

言之出。不踰闕行之長。不滿鄉人莫我尤。我豈人憂。載此餘曠。以適其丘。吾淺之爲丈夫者。又安能窺其際。而涉其流乎。

迪功郎致仕王君墓碣銘

淳熙十有一年秋八月。迪功郎致仕番陽王君彥暉卒。冬十月。葬其家山先塋之右。既卒。哭。其子安。墨衰。經。走謁予於建安潭溪之上。拜泣且言曰。安不天。往歲失吾母。東萊先生既不鄙辱。而銘之。今重不幸。而

失吾父。則東萊亦既沒矣。兄弟聚謀。大懼不朽之託無所於歸。敢使安也。介東萊之文以爲重。而謀於下。執事惟吾子之有以哀之也。予以病衰久廢筆硯。四方知舊文字之屬。所拒者無慮數十家。既以例謝不能。而視安之來。布衣蔬食。重趼十舍。踰越險阻。蒙犯霜雪。所以不死其親之意。有非人所及者。不忍使之徒手而歸也。且吾伯恭父之病矣。而亦旣銘其母焉。我其得辭之耶。則應曰諾。於是安乃出其友安遠節度掌書記章洙之狀。以視予曰。王氏唐末避地。始爲饒州德興人。中有名申甫者。以能雅歌。補郡博士弟子員。晚歲教授縣東三十里。所曰柘溪者。樂其山水之勝。卻諸生歲時脯脩。而易其地以居焉。生四子。其仲曰畿。隱居自放。里人高之。其後子孫益蕃昌。遂盡有柘溪地。人因以里名其家。畿生之純。之純生居立。君居立之子也。字子充。少孤。自植立。以勤儉持家。娶程氏。生四男子。曰賓。曰安。曰憲。曰宗。皆教之學。斥家貲爲市書史。聘師儒。日釀黍爲具。博延四方名士。使與之接。雖殫貨詘力不計。旣而安業獨先就。鄉里父兄賢之。多遣子弟從之游。郡有司亦以其程試應書。再送禮部。未第。會天子奉觴得壽宮。勞賜耆老。而君夫婦皆以安故。相先後得官封。君卒時年七十有二。四子皆儼然服儒冠。獨兩女前卒。而孫男女已十有四人矣。君性情深嚴重不苟。所至必拂拭正席乃坐。及將去。猶徘徊周視乃行。生平謹禮。比老益虔。鄉鄰慶弔必先。雖幼賤必躬造。族姻有喪。戒門內毋食肉。以屬親疏。爲日久近有差。輕財好施。樂成人之美。人有未善。苟知之必告。雖以賈憎不自悔。更爲竊歎如己憂。其嫁姜氏二女事。則伯恭父已書之。程氏之墓矣。蓋君之志。而其室有以相之也。予雖不及識王君。然旣嘉其子之能修身。以幸於先生君子也。又哀其

能始終勤劇。以覬顯其親於無窮也。而既諾之矣。今又觀於王君之行事如此。蓋亦庶乎孔子所謂十室之忠信者。是以三復其書而歎息焉。因輯其事而詩之。俾歸刻墓上。既以表王君之德。而又申伯恭父之遺意。以厲其後之人。其詩曰。

鹿鳴先生詩禮傳。荒此柘溪祀邈綿。逮君教子子能賢。千里句我銘君阡。至哉我友授子言。皇皇業業無窮年。眇思所屬非華軒。有能力此榮其先。

朱子文集卷之十八

墓表

屏山先生劉公墓表

屏山先生劉公既沒二十有一年。一日其嗣子珥涕泣爲其故學者朱熹言曰。珥不幸蚤孤。先人葬既不及銘。而墓道亦至今未克表。大懼不孝。獲戾幽明。亟欲建石琢辭。以覺於後。而惟先人不及用於世。其事業無得而稱。惟道德之懿。不可以不白。而知者又益鮮。未有所屬筆。獨吾子嘗學於先人。蓋以所見聞者爲我書之。熹竊伏原念。所以得游先生之門者。具有顛末。其於今日之誼。固不敢辭。而又有不敢不辭者。蓋先人疾病時。嘗顧語熹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彥沖。此三人者。吾友也。其學皆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卽死。汝往父事之。而惟其言之聽。則吾死不恨矣。熹飲泣受言。不敢忘。既孤。則奉以告於三君子。而稟學焉。時先生之兄侍郎公。尤以收卹孤窮爲己任。以故熹獨得朝夕於先生之側。而先生亦不鄙其愚穉。所以教示期許。皆非常人之事。今乃幸得屬辭比事。以相茲役。顧恨弗獲。其何敢辭。惟是駑劣。老矣無聞。蓋未有以副先生疇昔之意。而慰吾父泉壤之思。其何能有以究闡幽微。信示久遠。此又熹之所不敢不辭者。則起拜辭。謝不敢當。而珥重以大誼要責。於是不得終辭。而輒論次其事如左方。謹按建

之劉氏。至忠顯公始大。公以節死於靖康之難。而歸葬其鄉。崇安縣拱辰山之南。今其墓西二十有五步。少南有丘焉。則先生之所藏也。先生忠顯公之季子。諱子輦。而查冲其字也。世系本末。具刻於忠顯之賜碑。此不復著。先生少負奇才。未冠游太學。聲譽出等夷。以父任補承務郎。辟真定幕府。旋屬禍亂。忠顯公薨京師。先生痛憤家國非常之變。執喪過禮。哭墓三年。服除。通判興化軍事。秩滿。以最聞。詔還莅故官。先生始以哀毀致羸疾。至是自以不復堪吏責。遂乞閒局。主管武夷山冲佑觀。以歸。世家屏山下潭溪之上。有園林水石之勝。於是俯仰其閒。盡棄人閒事。自號病翁。獨居一室。危坐或竟日夜。嗒然無一言。意有所得。則筆之於書。或詠歌焉。以自適。閒數日。輒一走拱辰墓下。瞻望裴回。涕泗嗚咽。或累日而後返。事繼母呂夫人。盡誠敬。兄弟之閒。怡怡如也。侍郎公之子珙。幼開爽嗜學。先生愛且奇之。教以文行經業。不少懈。而必使務其遠者大者。與胡劉二先生爲道義交。相見講學外。無一雜言。他所與游。亦皆海內知名士。靡不歎服深遠。自以爲不及。而先生之心。未嘗少自足。雖聞常人有片言之善。無不從容咨叩。必竭兩端而後已。至族黨後生來問學者。則亦隨其器質。告語成就。終日無倦色。如是者蓋十有七年。四爲崇道祠官。累階右承議郎。享年四十有七。以紹興十七年十有二月丙申卒。始得疾甚微。卽入詣家廟。泣別母夫人前。徧以書告訣。素所與往來者。召珙付以家事。指示葬處。中外孤遺。人人爲計久遠。皆官舍業之。旣已。則曰。與學者。論說修身求道之要。作訓戒數百言。彈琴賦詩。澹然如平日。烹時以童子侍疾。一日請問先生。平昔入道次第。先生欣然告之曰。吾少未聞道。官莆田時。以疾病始接佛老子之徒。聞其所謂清淨寂滅。

者而心悅之。以爲道在是矣。比歸讀吾書而有契焉。然後知吾道之大其體用之全。乃如此。抑吾於易得入德之門焉。所謂不遠復者。則吾之三字符也。佩服周旋。罔敢失墮。於是嘗作復齋銘。聖傳論。以見吾志。然吾忘吾言久矣。今乃相爲言之。汝尙勉哉。熹頓首受教。居兩日而先生沒。所著書詩。合爲文集二十卷。娶陸氏。封孺人。先先生十七年卒。無子。葬忠顯公墓。東三十有五步。有先生所紀其家世德善刻焉。蓋先生不再聘。則以待郎公之幼子珩爲後。今爲右修職郎。實立此表。熹方爲次其文。而西府建安公亦以書來曰。叔父之墓弗識。珙則與有責焉。熹讀之。瞿然曰。是乃吾之罪也。乃亟起書石。而系以銘。銘曰。神心惚恍。經緯萬方。孰握其機。而挈其綱。嗟惟先生。立德之本。旣覺而存。復則不遠。亦曰於仕。我立我行。亦生而死。我安且寧。拱辰西南。有銘斯碣。嘉與後人。仰止遺烈。

曹立之墓表

淳熙乙未歲。予送呂伯恭至信之鵝湖。而江西陸子壽及弟子靜與劉子澄諸人皆來。相與講其所聞甚樂。子壽昆弟於學者少。所稱許。閒獨爲予道餘干曹立之之爲人。且曰。立之多得君所爲書。甚欲一見。君與張敬夫也。後五年。予守南康。立之果來。目其貌。耳其言。知其嘗從事於爲己之學。而信子壽昆弟之不予欺也。欲留與居。而立之有宿諾不果。及予受代以去。而所請白鹿洞書院賜額。有旨施行如章。郡守吳郡錢侯子言。以予之倦倦於是也。亟以書來問。孰可爲師者。予因以立之告。子言聞之。欣然具書禮授使。者。走餘干。踵立之之門以請。而立之病不能行矣。十年二月辛亥。竟不起。年方三十有七。子靜以書來相

弔。具道立之將死。其言爛然在道。不少異於平日。相與深歎惜之。嗚呼。吾道之衰久矣。比年以來。敬夫子。壽伯恭。皆以盛年相繼淪謝。而後進之可冀。以嗣事於方來者。亦多夭沒。今又失吾立之。然則子靜與予之相弔也。豈徒以游好之私情也哉。立之名建。其先自金陵來徙家。至立之八世矣。立之父諱天明。始爲儒。立之幼穎悟。日誦數千言。少長知自刻厲。學古今文皆可觀。一日得河南程氏書讀之。始知聖賢之學爲有在也。則慨然盡棄其所爲者。而大覃思於諸經。歷訪當世儒先。有能明其道者。將就學焉。聞張敬夫講道湖湘。欲往見之。不能致。有告以沙隨程氏學古行高者。卽往從之。得其指歸。旣又聞陸氏兄弟。獨以心之所得者爲學。其說有非文字言語之所及者。則又往受其學。久而若有得焉。子壽蓋深許之。而立之未敢以自足也。則又寓書以講於張氏。敬夫發書亦喜曰。是真可與共學矣。然敬夫尋沒。立之竟不得見。後至南康。乃盡得其遺文。以考其爲學始終之致。於是喟然歎曰。吾平生於學無所聞。而不究其歸者。而今而後。乃有定論而不疑矣。自是窮理益精。反躬益切。而於朋友講習之際。亦必以其所得者告之。蓋其書有曰。學必貴於知道。而道非一聞可悟。一超可入也。循下學之則。加窮理之工。由淺而深。由近而遠。則庶乎其可矣。今必先期於一悟。而遂至於棄百事以趨之。則吾恐未悟之閒。狼狽已甚。又况忽下趨高。未有幸而得之者耶。此其晚歲用力之標的程度也。今歲元日。知病之不可爲矣。猶書其牖曰。未死之前。不可自棄。遷善改過。自是愈篤。死之日起正衣冠。危坐如平日。語其弟廷曰。吾雖甚病。而學益進。此心瑩潔。無復纖翳。如是而死。庶其可以言命矣。語訖就枕未安而沒。嗚呼。立之雖不幸蚤死。不卒其志。然所以自

樹立者至此亦豈他人所及哉。立之事親孝。菽水之養。驩如也。愛其弟。甚至與相切磋。如嚴師友。姊嫁而卒。撫其孤。以有成。與人交。敬而忠。苟心所未安。雖師說不曲從。必反復以歸。於是而後已。其於予。規正尤切也。視人有急難。周之必盡其力。雖貧病不計。榜其齋曰無妄。杜門終日。里巷有不識其面者。日用閒。自省小有過差。卽書之冊。其討論經學。有得亦悉記之。及爲他文。甚衆。病中欲舉而焚之。廷弗忍。旣沒而視諸篋。則已亡其半矣。乃哀自論定以來所作。得十餘卷。其他猶多可傳者。願以立之遺意。弗敢出也。立之嘗娶婦。不悅於姑。教之不從而去。故卒無子。至是。廷以母命。立宗人之子。愿爲後。而葬立之。萬春鄉栗田原先塋之右。且以立之遺文數篇。及其友成志郎趙君伯域之狀。不遠數百里來請銘。予於立之。相得雖晚。而知之深。望之厚。哀其死而屢出涕焉。其可以無從乎。然立之已葬。不及識於壙中。乃書其事。使以表於墓上。又系之曰。胡子有言。學欲博。不欲雜。欲約。不欲陋。信哉。如立之者。博而不雜。約而不陋。使天假之年。以盡其力。則斯道之傳。其庶幾乎。嗚呼。今短命而死矣。豈不可哀也哉。是歲五月乙酉。新安朱熹述。

西山先生李公墓表

西山先生李公者。龜山先生楊文靖公之門人也。龜山旣受學於河南程氏。歸以其說教授東南。一時學者翕然趨之。而龜山每告之曰。唐虞以前。載籍未具。而當是之時。聖賢若彼其多也。晚周以來。下歷秦漢。以迄於今。文字之多。至不可以數計。然曠千百年。欲求一人如顏曾者。而不可得。則是道之所以傳。固不在於文字。而古之聖賢。所以爲聖賢者。其用心必有在矣。及李公請見於餘杭。則其告之亦曰。學者當知

古人之學。何所用心。學之將以何用。若曰。孔門之學。仁而已。則何爲而謂之仁。若曰。仁。人心也。則何者而謂之人心耶。李公受言。退求其說以進。愈投而愈不合。於是獨取論語孟子之書。而伏讀之。蚤夜不懈。十有八年。然後渙然若有得也。龜山蓋深許之。而公之語學者。亦曰。學者於經。讀之又讀。而於其無味之處。益致思焉。至於羣疑并興。寢食不寘。然後始當驟進耳。龜山既沒。後進多從之游。後舉遺逸。召對。卒官福建路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而葬其鄉。邵武軍光澤縣東黃嶺之原。學者共追號爲西山先生云。公諱郁。字光祖。元祐黨人。朝散郎深之子。母安仁縣君陳氏。贈諫議大夫。陳忠肅公之女兒也。公幼不好弄。坐立必莊。少長學於舅氏。陳公器之。踰冠。乃見龜山。而請業焉。龜山一見奇之。卽妻以女。既而以朝散公遺命。出爲叔父將仕郎庭之後。中間游太學。被鄉薦。皆不第。紹興初。天子慨然有志。中興大業。思得山林遺逸。魁傑非常之材。而用之。會遣御史朱異行郡國。詔俾搜訪。以聞。異聞公名。使還。以對。召對便殿。所陳皆當世大務。上爲改容傾聽。請退。而留者再。詔以爲右迪功郎。尋除詳定一司。敕令所刪定。官未久。以憂去。用進書恩。特改承務郎。及免喪。會秦丞相檜已用事。公自度不能俯仰祿仕。遂築室邑之西山。往來讀書其閒。家益窮空。人不堪其憂者。公獨曠然不以爲意。然當世賢士大夫。益高仰之。遷官者。多引以自代。久之。起家佐閩帥幕府。人謂非公所宜處。而公不辭。既至。人謂公且不屑爲。而公治文書。惟謹。日訪民情。咸休利病。以告其長。而罷行之一日。帥用小人言。欲毀民居數十。爲列肆。酤酒以牟利。公白其非便。帥不樂。頗見色詞。公卽移病告老。帥悟。慚謝。公爲強起。二十年七月壬辰。竟以疾卒。年六十有五矣。公天資粹美。

而涵養有方。其事上恭而有禮。其御下嚴而有恩。平居未嘗有情容。誨人終日無倦色。自奉甚約而事親極其厚。於所後尤兢兢致孝。服喪毀瘠如禮。治喪必誠信。至竭其貲不吝。兄階官杭州。罵賊死。公事寡嫂如母。教孤姪。遣遺女。皆如己子。其於世務人情。官政文法。下至行陣農圃之事。靡不究知。然竟不及用於世。以沒識者恨之。所著書有易傳參同契論孟遺乘及平生遺文合數十卷。藏於家。夫人楊氏龜山先生第三女。有賢行。通經史大意。平居誨飭子孫。整齊內外。皆中禮法。後公十六年卒。子揆成務郎。陳公誌於將仕之墓。所謂延孫者也。晚以德壽慶恩補官而卒。女適同郡上官墨卿。孫男閔。閔女適某人。閔於是。以迪功郎爲全州州學教授。始將伐石以銘其墓。而來請文以識焉。嗚呼。聖賢遠矣。然其所以立言垂訓。開示後學。其亦可謂至誠。顧自秦漢以來。道學不傳。儒者不知反己潛心。而一以記覽誦說爲事。是以有道君子。深以爲憂。然亦未嘗遂以束書不讀。坐談空妙。爲可以徼幸於有聞也。若龜山之所以教。與西山之所以學。其亦足以觀矣。予是以著之。而并記其行事。後之君子。尙有考也。淳熙十有二年秋八月己卯。具位朱熹述。

聘士劉公先生墓表

先生姓劉氏。建州崇安縣五夫里之白水人。其曾大父諱滋。起身農畝。以進士高第。仕至尙書職方郎中。累贈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尙書。大父諱照。朝請郎。再世皆有清德。中歲卽休官退處。以大耄終。父諱元振。始不仕。然亦以馴行稱。先生諱勉之。字致中。自幼強學。日誦數千言。耳目所接。一過不復忘。其爲文肆筆。

而成。滂沛閎闊。凌厲頓挫。儕輩少能及之。踰冠以鄉舉詣太學。時蔡京用事。方禁士毋得挾元祐書。制師生收司連坐法。犯者罪至流徙。名爲一道德者。而實以鉗天下之口。先生心獨知其非是。陰訪伊洛程氏之傳。得其書藏去。深夜同舍生皆熟寐。乃始探篋解裘。下帷然膏。潛鈔而默誦之。聞涪陵譙公天授。嘗從程夫子游。兼邃易學。適以事至京師。卽往叩焉。盡得其學之本末。旣而遂厭科舉之業。一日棄錄牒。揖諸生而歸。道南都。見元城劉忠定公。過毘陵。見龜山楊文靖公。皆請業焉。而劉公尤奇其材。留語數十日。告以平生行己立朝大節。以至方外之學。他人所不及聞者。無不傾盡。先生拜受其言。精思力行。朝夕不怠。久而若有得焉。則疇昔所聞一言之善。融會貫通。皆爲己用。而其踐履日以莊篤。與籍溪胡公原仲。屏山劉公彥冲。兩先生友善。日以講論切磋爲事。其於當世之務。若不屑焉。而論說區處。鉅細顯微。皆有條理。亂後故山室廬荒頓。乃卽建陽近郊。蕭屯別墅。結草爲堂。讀書其中。力耕稼以自給。澹若無求於世。而一時賢士大夫。莫不注心高仰之。中書舍人呂公居仁。知之尤深。書以小詩問訊。有老大多材。十年堅坐之句。世傳以爲實錄。是時國家南渡幾十年。謀復中原。以摠宿憤。而未有一定之計。方且寤寐俊傑。與圖事功。呂公乃與同列會公天游。李公似之。張公子猷。三數人者。共列其行誼志業。以聞於朝。特詔詣闕。將行。屏山先生爲作招劍之文以祝之。其卒之亂。曰。寶劍徠。奉君王。撫四夷。定八荒。時乎時。毋深藏。其所望於先生者。蓋如此。旣至。會秦丞相檜已顯國枋。爲其事非己出。不能平。時又方決屈己和戎之策。惡聞天下正論。意山林之士。不顧利害。敢盡言。觸忌諱。尤不欲使見天子。談當世事。第令策試後。省給札俾上其對。

先生知道不易行。卽日謝病歸。杜門高臥。十餘年。造養益熟。名聞益尊。故相趙忠簡公出鎮南州。道出里門。紆轡入謁。坐語移日。彌加歎重。然其去未幾。卽遭讒竄海外以沒。同時知先生者。亦皆廢錮不復用。於是先生竟不及一試於用。而卒於家。享年五十有九。有志之士。莫不哀之。紹興十九年二月十日也。先生學本爲己。而才周世用。臨事財處。不動聲氣。平居嚴敬自持。若不可犯。而接物之際。恂恂和悅。色笑可親。其臨財廉。一介不妄取。少時婦家富而無子。謀盡以貲產歸女氏。旣謝不納。又擇其宗屬之賢者。舉而昇之。使奉其先祀。其與人交。誠信懇惻。同里胡公明仲侍郎。蚤出爲季父後。不自知其本親。鄉人多竊議之。而莫以告。先生獨爲移書。具陳本末。所以然者。胡公感其言。爲數歸省。恩禮略備。議以少息。熹之先君子。蚤與先生游相好。將沒。深以後事爲寄。且戒熹往學焉。及棄諸孤。先生慨然爲經理其家事。而教誨熹如子姪。旣又以其息女歸之。親舊羈貧。收恤扶助。亦皆曲盡恩意。學子造門。隨其材品。爲說聖賢教學門戶。以及前言往行之懿。終日娓娓無倦色。自壯至老。如一日也。娶連氏無子。以從兄之子思溫爲後。二女子。其長歸於我。次適朝奉郎范念德。思溫亦無子。又以從弟之子禮後之。建州於今爲建寧府。先生墓在草堂。涉溪西北七里所。羣玉鄉二桂里之學士原。其葬時不及銘。逮今且五十年。後生之及見先生者。日加少。熹懼其益久。而遂將無所考也。乃追記其世家學行之最。而伐石以表焉。慶元戊午正月己亥朔旦。門人朝奉大夫致仕朱熹述。

韓溪翁程君墓表

韓溪翁先君子章齋先生之內弟程君也。諱□字復亨。徽之婺源人。少孤。從先君子學於閩中。因得講聞一時儒先長者之餘論。而心悅之。鈔綴誦習。晨夕不少懈。先君子愛其勤敏。於其歸。書六言以贈之。皆事親修身爲學之要。君拜受其言。以歸。益自樹立。務記覽爲詞章。思所以大其門者。然君爲人坦夷跌宕。不事修飾。好讀左氏書。爲文輒傲其體。不能屈意用舉子尺度。以故久不利於場屋。家故貧。至君益困。中歲率親徙居窮山中。自號韓溪翁。山田百畝。環堵蕭然。無以卒歲。而君處之泊如也。晚益不得志。因自放於杯酒閒。酒酣諷左氏書。雜以國風雅頌之篇。坐者聳然傾聽。其俯仰疾徐之閒。頓挫抑揚。如有節族。至於放臣孤子。怨夫寡婦之辭。又未嘗不三復感慨。而出涕流漣也。庸夫孺子。從旁竊觀。時或笑而侮之。君傲然不以爲意。蓋其中所抱負。有不得聘者。故託此以自遣。至他行事。則其不合於理者。固鮮矣。乾道元年。年五十九。以疾卒。後十年。君夫人胡氏亦沒。遂合葬於懷金鄉福林冷水之原。蓋新安。鄱陽。信安。諸程。皆出梁鎮西將軍忠壯公靈洗。其家婺源者。又自歙之黃墩徙而來。譜牒具在。聞之先君子。忠壯公葬黃墩。其墓以石爲封。今尙在也。君家自其大父某。始與鄉薦。父某亦以郡學上舍。當貢京師。皆不幸蚤卒。至君學益勤。而其師友淵源所漸者益遠。顧亦不逢以沒其世。而有子曰洵。好學而敏於文。君奇愛之。曰是足成君之志者。在此而不在彼也。熹祖母君之姑。因謂君叔父。幼從先君子在臨安時。時見君來。先君子或留與飲。君必盡醉。而論說衰衰不能自休。既長歸鄉里。又得拜君。而君辱教誨之。則君益以老矣。然得酒

輒歌呼談噱。意氣猶不衰也。今又三十餘年。洵乃以書奉君學。徒李君繪之狀。請表君墓。惟念始終。願二父於今。皆不可見。而熹與洵。孤露之餘。亦俱老大。乃流涕而書之。蓋以重歎君家之不遇。又惟潦倒。無以副君疇昔之意。而自悲也。嗚呼。洵尙勉之哉。淳熙八年八月乙卯。表姪具位朱熹述。

朝奉劉公墓表

淳熙五年正月丙辰。朝奉郎主管台州崇道觀劉公。卒於豫章之私第。四月癸酉。嗣子孟容等。奉其匱。葬於臨江軍清江縣思賢鄉安陽里全塘之原。明年孟容衰經來見予廬山下。奉公族弟鄂州通守清之子澄之狀。泣而以告曰。孟容之先人。不幸不及從先生游。而孟容願得學問承教於左右。惟是先人之墓。當有碣。而未有文以刻焉。敢介叔父。以其狀爲請。惟先生幸哀憐之。予於子澄故友善。今孟容來。又謹潔自好。學問有方。固知其故家遺業之傳。爲有自來。讀其狀。又知公德性履行之詳如此。問之嘗識公者。皆如狀言不誣。則亦自恨其不幸。而不及識公也。既乃爲序其事而銘之。公諱龜年。字且老。其先從李氏朝京師。始自袁州臨江。徙其籍開封府祥符縣魏陵鄉吳兒村。遂爲聞家。公之曾祖公非先生。諱效。以文學致大名。元祐中爲中書舍人。卒。祖方雄。州防禦推官。贈右通奉大夫。父襄。右朝請大夫。贈朝議大夫。公以從祖奏爲將仕郎。又以大夫公奏爲從事郎。調峽州司戶參軍。遭喪不赴。改臨安府錢塘縣主簿。歷道州軍事判官。改宣教郎。知常德府武陵縣事。通判沅州事。主管台州崇道觀。累階朝奉郎。賜服五品而卒。其爲人靜重純篤。十三歲遭母吳夫人喪。哀慕如成人。從大夫公居鄱陽。餘二十年。日以讀書作文爲事。無故

未嘗出齋扉。鄰里或不識其面。大夫公性嚴。與人多忤。公左右承順惟謹。退而接其鄉黨族姻。又皆曲盡其情。以故其不能無憾於大夫公者。亦往往銷釋無復芥蒂。皆曰公之能子也。少時銳意決科。稍不遇。卽舍去。居常晦默不自矜伐。謹嚴拘畏。無一毫自放繩墨之外。所居一日必葺。服器一物必整。盛夏衣冠。屢不暫釋。居閒亦必雞鳴而起。處闔室如對大賓。待童僕小人亦盡誠懇。所居之室。必書謹獨正心字。揭之座右。錢塘今爲赤縣。公爲主簿時。秦檜方用事。鄉黨姻舊。或以文字見知。登顯仕者。謂公曰。盍亦求之。公不應。退治簿書益謹。至他職事。亦多與貴要人接。公益自閉匿。以故得竟秦氏敗。無所汙。人以爲難。在道州。太守季公南壽。深知公。旣以政事文詞薦諸朝。比去。懷其餘章。以授後守曰。判官賢而不求人知。恐君或失之也。故留此以俟。惟君留意。後守許諾。及其去。又如之。公以是改官。在武陵。遇民以寬。吏有罪。則立治之。不少貸。然亦不求其過也。縣境田多荒。冒耕者衆。其健者與吏爲一。侵漁訴訟。展轉不止。公爲推窮本始。必見端緒。而予奪之。訟爲少息。楚俗右鬼。其淫祀有曰潘仙翁者。歲時集會。擗金鼓。執戈矛。迎而祭之。公命尉杜師顏。撤屋毀像。收其兵刃。罪其倡之者。衆然後定。縣十年不升降戶等。賦役不均。咸以爲病。公始爲改造帳籍。民無異詞。部使者相與以其治行聞於朝。有旨記姓名中書。然公秩滿。則詣尙書。銓注官以歸。卒不一見丞相也。沅並邊蠻人。侵掠無寧歲。公佐那時。羣獠大動。守懼求去。公攝其事。按邊防舊法。訪問裁處。立爲條約。以授邊吏。明諭威禁。而以無事鎮之。蠻果帖服。公佐州常言。長貳失和多由下。有勝心以駕其上。故雖善意。亦或不得伸。惟盡吾所以事長官之禮。而行吾所以佐長官之義。則庶其見。

信矣。晚見孟容從子澄學。聽其誦說而悅之。謂子澄曰。君言之善。吾亦且將從事於此。願恨晚矣。一日召諸子告之曰。觀星歷書。吾殆止此。汝曹勉旃。毋爲門戶羞也。因誠以誠實詳審。謹禮擇交。嚴分守。察細微。數事。藹然皆長者之言。居二年而病。既病。猶扶掖以奉家祭。病革。孟容泣而誦其平生正心之訓。則微視而領之。蓋其爲人。始終之概如此。嗚呼。是亦可謂善信人矣。而其官不遂。壽不長。又如此。其可悲夫。公娶昌黎韓氏。生兩男子。孟容爲長。免喪舉進士。中其科。授迪功郎。新袁州分宜縣主簿。孟將以公遺澤。補將仕郎。一女孟蕞。未行。予觀孟容固賢。而聞孟將亦好學。然則公世之興。蓋未艾也。其亦足以少慰也夫。其銘曰。

吁嗟劉公篤世休。道雖晚聞德蚤修。長途方騁歲不留。志業有嗣無餘憂。清江之曲全塘幽。方跌圭首千秋過者視此式其丘。

按會要。臨江軍以筠州清江縣。寘新喻。自袁州。新淦。自吉州來隸。而歐陽公作主客集賢墓碑。皆云吉州臨江人。今狀又云。袁州臨江人。恐有差誤。請更詳之。

董君景房墓表

鄱陽董君景房者。諱爲良。世家德興之海口。大父潛。始仕至宗正少卿。父元一。秀州司法參軍。君少有大志。嘗學於江山徐公誠叟先生之門。受其說而歸。益務求友講而修焉。不數年。遂以文行聞於州鄉。再試禮部不第。退處於家。讀書講學。不復以聲利榮達爲事。鄉人相與益高仰之。而君之學。蓋日進月益而未

可量也。淳熙十一年九月一日得疾卒。年甫五十有四。士友聞者莫不哀之。蓋君爲人儻蕩無城府。家故饒給。兄弟始求分異。君力止之不可。則盡聽其所擇。而獨取其所遺。及故書數篋藏焉。旣而兄弟或破其產。君極力資奉。不計有亡。死者葬之。而撫其孤焉。族姻鄉黨之貧無歸者。衣食之。罷不能者。教誨之。不幸而有急難者。救護之。皆極勤懇。鬪訟之不決者。爲曉譬以義理。往往心服。失其所爭而去。歲饑。姦民肆掠。物情大恐。君爲官畫策。以便宜發廩振貸。而密以兵掩其渠帥。實於法。人賴以安。雅有當世之志。於官政民俗弛張之際。尤孜孜焉。嘗記其見聞思慮所及者。作活國書一編。其言質懇詳盡。不爲華麗。而所規畫。常以厚下固本爲先。識者韙之。恨其不得見於用也。君娶周氏。子男二人。從起。從治。女六人。其三已適人。進士齊節。程矩。齊牧。其壻也。君卒之明月。葬其里之黃柏原。沙隨先生程公可久。雅知君。實銘其壻。而從起。又以君友人太學生程端蒙之狀。來請文以表墓上。予故家君旁縣。頃歲還里中。君以所論經子諸說來見。別後又數以書來。有所問辨。時君猶有四方之志。予因以所聞古人爲己之說告之。而君不以其言爲非也。然則其可無詞。乃取程生狀。撫其可紀之大者。書以授從起。俾歸刻之。嗚呼。君則已矣。而予言不沒。則百世之下。於此尙有考也。淳熙丙午三月庚辰。宣教郎直徽猷閣主管華州雲臺觀新安朱熹述。

程君公才墓表

紹熙二年冬。鄱陽程君正思病且革。以書抵予告訣。且書其先大父府君之行事。而求識其墓。予旣哀正思之力學。任道。而不幸蚤死。又知其大父之賢如此。而無所聞於後世。矧其將死深悲之屬。不在他人。是

固不可以無言也。按正思言。府君諱汝能。字公才。天資純篤。不由學問。而孝弟忠信。自有以絕人者。父性嚴。府君事之順焉。於其行事有未安者。必以正諫。諫而不入。則退而謹伺之。意解復諫。卒聽從。乃已。母得末疾。三年衣不解帶。居不入室。時其起居飲食之節。而躬致養焉。雖矢溲之役。不以累他人也。事兄謹甚。兄好飲佚游。府君懼顯兄過。以貽親憂。委曲其間。彌縫甚至。卒以無閒言。親沒析其產。兄欲善田宅。恣所取。無難色。平生口無惡言。妄語。足迹不涉官府之門。居鄉接物。恂恂謹敕。不怒而人故畏之。周人之急。必盡其力。雖或負之不計也。鄉人有死而亡子者。治其喪甚飭。或欲沒入其資產。爲告官立後。至今不絕。處家慈愛而能嚴。子孫不敢爲纖芥非理事。今沒三十年。鄉人行旅言之。猶有思慕出涕者。嗚呼。茲非夫子所謂十室之邑。忠信如己者乎。是乃三代之遺民。而非今世之士所能及也。使其得聞聖賢之教。而講學以明之。其所至可量哉。正思病亟。作書其詳如此。而字畫謹細如常時。且謂他行之懿。猶有不及書者。今問其家。得其世系。則鄱陽之程。皆祖梁忠壯公靈洗。唐乾符間有名維者。以金紫光祿大夫。海州鹽鐵使。將兵討巢賊不利。始居饒州樂平之銀城。後徙新建。而地析爲德興縣。故今爲德興人。自鹽鐵十二世而生。府君之父諱宏。亦有鄉行。娶齊氏。生府君。府君娶□氏。生二子。曰晟。曰易。晟先卒。易今以修職郎致其事。而又有正思爲之子意者。程氏其將興乎。今正思雖不幸。而二弟亦知爲學。是固未可知也。乃書此碑。刻石墓左。以埃。墓在□□鄉□里某處。晟之子曰端友。曰伯雲。易之子曰端誠。曰端蒙。曰端臨。曰端本。正思卽端蒙也。予亦已別識其墓云。三年壬子秋九月丙子。新安朱熹書。

程君正思墓表

士患不知學。知學矣。而知所擇之爲難。能擇矣。而勇足以行之。內不顧於己私。外不牽於俗習。此又難也。嗚呼。若鄱陽程君端蒙。正思者。其所謂知所擇而能行之者歟。乃不及一試。而又無年以死。使人不得見其德業之所成就。是可哀已。正思天資端慤。自幼已知自好。稍長。卽能博求師友。以自開益。遂以詞藝名薦書。旣乃見予於婺源。聞諸老先生。所以教人之大旨。退卽慨然發憤。以求道修身爲己任。討論探索。功力兼人。雖其精微或未究極。而其固守力行之功。則已過人遠矣。始時名下之字。同於周程。至是亟請其父而更焉。其居家事親。能開義理於幾微之際。多所感悟。而不失其驩心。喪母葬祭。推本古經。以正流俗之謬。鄉人多以爲法。其在太學。儕輩類趨時好。不復知有聖賢之學。正思擇其可告語者。因事推誠。誨誘不倦。從而化者亦頗衆。然其爲人剛介不苟合。聞人講學議政。有所未安。輒造門辨質。或移書譬曉。必極其是非可否之分。而後已。會大臣有樂豪縱而賤名檢者。見修士卽以邪氣目之。而又言於上曰。是屬且能亡人之國。於是學官承其風旨。因課試發策。直以王程蘇氏之學爲問。蓋將以其向背爲取舍。對者靡然。無敢正言其失。正思獨奮筆抗論。無所依違。而所以分別邪正之閒。輕重淺深。又皆中理。雖竟以是無所合而歸。然其抑邪與正之助。亦多矣。旣歸卽以病不起。紹熙二年十一月一日也。享年四十有九。聞者莫不哀之。方疾革時。手書來曰。端蒙死不恨。恨不克終養。而卒業於門耳。然已無可言。願先生自愛。蚤就羣書。以俟來哲。世不我知。天豈亦不我知也哉。予雅意正思。任道勇而用志專。必能卒究精微之蘊。以廣

斯道之傳者。遽讀其書。不覺失聲流涕。旣而視其筆迹。謹好如常日。又知其聞於死生之際如此。爲之痛惜。久而不能平也。明年正思之父。將葬。正思於其鄉之某處。使其二弟端臨。端本。狀其事以來。請所以表其墓者。予按其言。正思曾祖宏。祖汝能。皆有鄉行。父易。今以修職郎致仕。母俞氏。妻王氏。生一男師聖。一女適同縣董濬。而他則與予所聞者。皆不異。又觀其言。正思自少。謹信異常兒。大父將沒。知其可託。以一老婢諉焉。正思時年十四五。涕泣受命。護視勤懇。十有六年。始終無少懈。至是屬疾。雖病。尊親臨之。必冠巾。乃敢見。將卒。悉屏婦女戶外。戒治喪。無用浮屠法。所以告二弟朋友。皆人倫大法所繫。不雜他語。是皆宜書。因并前所論者。書之。使碣墓上。後之君子。庶有考焉。淳熙三年秋九月乙亥。新安朱熹述。

